



續藏書卷九

靖難功臣

榮國姚恭靖公

靖難功臣第一

公名廣孝，長洲人。少祝髮為僧，里中妙智菴，名衍，字斯道。已又不學佛，顧好讀兵書，尚謀略，兼為詩學書，嘗遇異人授占術，輒為人決休咎，與王賓、高啓輩善厚，亦與宋濂、蘇伯衡來往。洪武四年，詔取高僧，會病免。八年，詔僧通儒者，授以官。公試禮部，不得官，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宗泐薦公。時高皇帝封秦晉燕等十王，成祖封燕，將之北平，公乘間請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



柔願厚自愛，大王試乞臣府中，當奉一白帽與王戴。蓋上
上加白，其文皇也。成祖已稔知公，亦欲得公會。高皇

后崩，上曰：王與一名僧，誦經念佛，修齋。公名在燕府籍

此類其人。

中，則大喜。至北平，居故慶壽寺。公每夢與劉秉忠語。高

帝崩，建文卽位，謀諸大臣齊黃方等，逼執伊周齊谷，削爵

爲庶人。湘獻王自燒殺事，且至燕。燕王懼甚，問公曰：能

卜乎？公曰：能。卽以三錢授。成祖密視而擲之，曰：大王卜

天子乎？王曰：咄！毋妄言。公拜曰：大王幸賜臣燕，亡左右窺

聽，故敢畢其愚。主上猜間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隸

上伍，蓋五王矣。大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神明英武，得十

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

習弓馬，地饒棗栗，悉雄薊屬郡之材。官良家子，設甲可三

十萬，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一

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河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爲抗禦。大

王卽不南，機先發，欲高卧得邪？且暮匹夫耳，臣竊謂大王

卜之心，與臣卜無異也。燕王曰：子休矣。公曰：臣有所與

相者。袁珙請以決，曰：與偕來。珙至，就傳舍。燕王從貌類

者十餘人，往就珙相。曰：吾等俱護衛校耳，珙獨起指。燕

王拜。燕王手止之，稍間，命入宮，悉屏左右。珙俯伏曰：大

王，太平天子也。臣遊燕市，燕市中諸將相肩接，則皆以大

王故時責燕益急。成祖召公入便殿密議，或歎息泣下。公曰：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因問公師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又數日，公曰：可矣。遂謀召張昺、謝貴等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勒衛士攻克九門，出祭纛。見被髮而旌旗者蔽天。成祖顧公曰：何神？曰：嚮固言之。吾師北方之將玄武也。於是成祖卽被髮仗劍相應。兵初起，暴風雨。成祖不說，公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元吉。兵南行，公送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卽不肯降，幸勿殺。當是時，獻陵居守，公及郭資等日夜守禦，輯拊兵民。南兵再攻城，設伏截其後，城上呼噪，伏發急，開門夾擊，大敗南兵去。又夜縋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遣數十人遠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砲，罷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柵寨。成祖軍中有聞見異事及兵進止，輒緘書飛騎問公，條答附去。並中機適靖難後，爲左善世，復姚姓，賜名廣孝，立東宮。陞太子少師輔。太子南京。上令公蓄髮再三，終不肯蓄髮。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亦不辭。上乃召還兩宮人。永樂二年，賑濟蘇湖。十六年來朝北京，寓慶壽寺，病，車駕再臨視，卒，贈少師，榮國公，謚恭靖。上爲文神道碑。洪熙元年，侑享。成祖廟庭。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罷侑享。

高岱曰袁珙初相。成祖年四十，鬚長過臍，當登大位。成祖恐人知，陽以罪遣之。行至潞河，密召入邸。於是成祖見其鬚及臍，召珙，昂首謂曰：「何如？」珙對曰：「鬚則及臍，殿下何昂首邪？」昂則猶少不及。然時至矣，特爲力稍難。時有顛士不知何許人，亦亡姓名，佯狂譎誕，語多不倫。然事或竒中。成祖獨心異之，時召與言，多隱語，贊成大事。一日

見張玉子輔坐，背有梁塵，拍其背曰：「如此大塵，猶不起邪？」

又嘗啓。成祖曰：「城西某所有地，貴不可言。」殿下豈有可

葬者乎？成祖怪其言不祥，曰：「無之。」顛曰：「殿下乳母何在？」

曰：「死藁葬矣。」顛曰：「亟改葬，是是當有徵。」成祖從之。今所

稱聖夫人墓是也。又曰：齊黃等以比平都指揮張信爲

成祖舊所信任，密勅信使執。成祖還京師，信憂甚，不敢

言，以告母。母驚曰：「不可，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

汝所能擒也。」信益憂，亡何有勅使趣信，信艷然曰：「何太甚

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宮門。成祖見

其挺身來，乃召信入，拜於床下。成祖佯爲風疾，不能言。

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成祖曰：「誠疾。」信曰：「殿

下不以情語臣乎？今朝廷有勅擒殿下，殿下果無意，當就

執。如有意，勿諱臣。」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

子也。」乃召廣孝至謀事，適簷瓦墮地。成祖心惡之，廣孝

曰無異是欲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邸見成祖曰殿下不亟順天應人何猶安坐此成祖叱曰狂夫何來妄言二人曰臣爲布政司吏奈亨按察司吏李友直今藩臬諸臣密䟽殿下欲謀大事得旨逮殿下脫不信䟽草在此成祖以藩臬吏恐使來探已者怒逐之二人曰逐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不出乃留匿邸中成祖出其䟽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人人衛又曰成祖師圍濟南日久百計攻之不下以有鐵鉉守禦故也姚廣孝進劄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師還鐵鉉遂與盛庸等合兵進復德州諸郡縣及東

昌再北成祖師復還北平姚廣孝曰前固已言之矣師行必克但費兩日昌爲文從兩日此後當全勝也

筆記曰燕王南下留太子守北平而廣孝輔焉李景隆吳高平安之師前後數十百萬皆計却之燕王已定京師卽帝位首欲封廣孝廣孝固辭爲留髮賜冠服居第室女亦辭乃拜僧錄左善世賜今名遣使於武當山營玄武宮殿楣柱甃甃悉用黃金是時天下金幾盡又一日上忽顧謂廣孝曰卿若有不豫色然何也曰無之曰吾已知矣毋諱廣孝曰臣朝與吏部尚書言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而下是以介介耳上曰吾所以欲爵卿也卽拜太子少

師尋命督修 高皇帝實錄成遣撫巡吳地廣孝有故人
 王賓者居委巷不妄出入廣孝至吳三往見之皆不可廼
 屏騎從徒步造門賓遙語曰和尚差矣卒不見謁其姝姊
 亦揮出之熟徐視捫其頂曰幸此尚在後還京師卒年八
 十五公幼名天信為僧名衍為左善世名廣孝逸史氏曰
 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棲心玄門終不得以富貴易之
 奇士哉李卓吾曰即不循初服若李鄴侯亦何妨奇士總
 不在此也若王賓者奚足言嗚呼公知故人而故人不知
 公但知公之差而不知公之大也

李贄曰公官太子少師推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階特進

榮祿大夫勳柱國追封榮國公謚恭靖加贈少師別號獨

菴老人又自謂逃虛子予時年七十五矣偶至燕寓西山

極樂寺訪問公遺書遺像甚勤適有告者曰公自輟配享

祀大典隆寺而今燬矣今移公像于崇國西偏甚不稱予

齋戒釋日往崇國寺瞻禮見墨蹟宛然儼有生氣俯仰慨

慕欲涕者久之以為我國家二百餘年以來休養生息遂

至今日士安於飽煖人忘其戰爭皆我 成祖文皇帝與

姚少師之力也而其可如此苟簡棄置之哉而其可如此

苟簡棄置之哉公像甚精峭上有題偈乃公親筆若以為

古物亦當守為世寶况真儀乎意欲移住崇國寺朝夕瞻

拜以致皈依。縱在世不久，亦愈于空抱遺恨也。公有書名道餘錄，絕可觀。漕河尚書劉東星不知於何處索得之，宜再梓行，以資道力，開出世法眼。

御製推忠報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朕惟商宗得傅巖之叟，以佐中興。漢高用赤松之流，以成大業。蓋天之生斯人也，豈偶然哉。惟我太子少師姚廣孝，蘇之長洲人，祖菊山，父妙心，皆積善。母費氏，廣孝器宇恢弘，性懷冲澹，初學佛名道，衍潛心內典，得其闢奧，發揮激昂，廣博敷暢，波瀾老成，大振宗風，旁通儒術，至諸子百家，無不貫穿，故其文章，閎嚴詩律，高簡皆超絕塵世。雖名人魁士，心服其能，每以爲不及也。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舉至京師，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一見異之，命住持慶壽寺，事朕藩邸。每進見論說，勤勤懇懇，無非有道之言。察其所以堅確有守，積純無疵，朕益重之。及

皇考賓天，而奸臣擅命，變更舊章，構爲禍亂，危迫朕躬。朕惟

宗社至重，匡救之責，實有所在。廣孝于時，識進退存亡之理，明安危禍福之機，先幾效謀，言無不合，出入左右。

三美工部 卷九
帷幄之間、啟沃良多、內難既平、社稷奠安、乃召至京師、命易今名、特授資善大夫太子少師、既又賜之

誥命、祖考皆追封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如其官、朕命儒臣纂修

皇考太祖高皇帝實錄、廣孝爲監修官、躬自校閱、克勤所事、嘗歸吳中、以所賜金帛悉散之宗族鄉人、其平生樂善好施、天性然也、永樂之六年三月、來朝北京、仍居慶壽寺、朕往視之、與語極懽、至二十八日、詔諸門人告以去期、卽歛袂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四、朕聞之、哀悼不勝、輟視朝二日、命有司爲治喪葬、追封榮國公、謚恭靖、贈以勲號、百司官僚暨畿內士庶遠近傾赴、肩摩踵接、填郭塞衢、雖武夫悍卒、閭巷夫婦、莫不贊嘆嗟咨、瞻拜敬禮、惟恐弗及、凡七日、儀形如生、異香不散、卜地西山、礮石建塔、四月六日發引、靈輻飄灑、法幢旋繞、于以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其所養深矣、六月十一日乃葬、墓在房山縣東北四十里、嗚呼、廣孝德全始終、行通神明、功存社稷、澤被後世、若斯人者、使其栖栖于草野、不遇其時、以輔佐興王之運、則亦安得播聲光於宇宙、垂功名于竹帛哉、眷惟耆艾、深切念懷、乃揚其功德之不可泯

者勒之金石以詔來人

湯陰伯郭忠襄公

公名資字存性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爲戶科庶吉士
試主事戶部總部歷改湖廣陝西司爲真陞僉都御史尚
書郁新薦改北平叅議陞叅政不數月進布政使靖難兵
起公獻策防禦已而留侍 獻陵居守李景隆攻北平晝
夜扞備輯睦兵民轉給饋餉靖難後陞戶部尚書 上曰
資朕蕭何也未閱月出掌北平布政司事卽建北京置行
部與維僉並改行部尚書深見信用永樂十九年罷行部
復爲戶部尚書時巡符營建百費並興皆公調度 獻陵
卽位立東宮兼太子賓客陞太子太師以足疾賜勅給半
俸致仕復其家宣德四年召公以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免
朝叅公益恭慎祁寒暑雨必入署視事不少休卒年七十
三贈湯陰伯謚忠襄永樂後文臣贈伯四人金純山陽伯
吳中荏平伯金濂沐陽伯

尚書宋公

公名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爲山西按察僉事
坐事左遷戶部主事謫戍寧夏建文初薦授陝西僉事辛
巳又坐事除刑部員外郎靖難後命署禮部事俄陞禮部
右侍郎逾月轉左永樂二年尚書工部或曰公爲陝西布

政使召為工部尚書時營北京公取材川蜀七年奪憂伐
山通道深入險阻時下 勅嘉公勞績九年治漕河已又

入蜀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來朝又入蜀是歲理獄江
西十七年又入蜀是年病召還京理部事造番舟十九年

造黃舟是年又入蜀公初治漕河濟寧與侍郎金純都督

周長修復會通河置十五閘盡用濟寧同知漕以正策役

夫二十萬工十旬蠲租一百十萬石浚黃河故道用侍郎

張信圖策與典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自祥符魚王且至

中灤下二十餘里殺水勢河成賞功公第一長以徇私虐

人不得賞又於寧陽築堽城壩遏汶水盡入漕河用御史

許堪策疏洩河至海豐大古河入凡四百五十七里役夫

三千工一旬自是挽漕京師罷海運公功最大卒之日家

無餘貲洪熙元年呂震言公卹典未備與葬祭正德七年

始賜祠祀會通河上公剛果質直有經濟才馭下稍嚴以

故事亦易集純泗洲人洪武中太學生為文選郎中江西

叅政召為刑部侍郎扈駕北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太子

賓客所至有政績淮泗間治水功最著卒贈山陽伯純寬

和有容吏事幹敏宣德三年夏暑勅法司疏獄純數會客

宴飲言官論純淹囚頌繫錦衣獄 上念純老臣與致仕

去純在刑部 獻陵嘗論純及臺寺劉觀虞謙曰法司尚

書

羅織言及國事，輒論誹謗，甚無謂。自今諸告誹謗者，悉勿治。又嘗曰：朕或嫉惡過甚，處法失中，卿等須執正。長天長人有膂力，善騎射，從靖難，白溝、東昌、藁城戰有功。歷官督府、治漕、河卒，贈萊陽伯。謚忠毅。又有蘭芳者，夏人，讀書通古今，洪武中舉孝廉，為刑部郎官，知吉安府，有惠政，民思之。坐事謫為辦事吏，從治河。濟寧復為工部主事。永樂十年，以公薦陞工部右侍郎，清潔無私。

河間張忠武王

王名玉，字世美，祥符人。仕元為樞密知院。洪武十八年，自拔來歸。二十一年，從征捕漁海子哈喇哈，授濟南衛副千

戶。以至都指揮同知。建文卽位，稍繩削親藩。成祖舉兵

不。但。為。大。將。諸。大。事。多。百。計。決。

靖難，王謀畫為多，事可否進止，眾論未定者，王正色數語立決。首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鋤強。三日，城內外悉定。

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會馬宣起兵薊州

迎拒，王攻之，宣率眾出戰，執殺宣，并執毛指揮。使是夜急

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為本，簡敢勇士，四

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眾拒戰，執

殺之不傷一人。分兵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款。從上至灤

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漠州，阨吾南路，宜先擒之。

上悅，立發兵，曰：汝為先鋒，遂攻涿州、雄縣，擒潘、楊二都督。

時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二十萬屯真定。王自請往覘敵，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爲上。至無極，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兵所向，度可必勝否。衆未有說。王曰：「今當徑趨真定，彼衆新集，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也。」上曰：「善。」吾倚王一人足辦吾事。抵真定，接戰，炳文大敗，獲其左右副將軍李堅、竈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二萬。復敗安陸侯吳傑軍。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圍城急。又諜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上與王謀，東援永平。旣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上從。上追斬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

免後顧。上從之，遂攻大寧，殺其都指揮朱鑑。北平報景隆兵圍城急，遂旋師。王請搗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大敗遁去。從攻廣昌、大同，悉下。諜報景隆收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上命王率衆馳駐河上。三日，景隆兵至，王以騎兵接戰。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圍其城。旣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上數匝，衝擊得出。王不知。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竟被創歿，年五十八。上哭，旣旋師，諸將侍

語及東昌事。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玉，令吾寢不帖席，食不下咽耳。隕涕不已。諸將皆泣。上卽位，論功。顧侍臣曰：玉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蚤歿，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公，謚忠顯。仁宗在春宮，數與侍臣言玉識見謀略，卓然老成，非諸將所及。且端方有匡直之益。洪熙元年，加封河間王，改謚忠武，侑享。成祖廟庭，子輔別有傳。

東平朱武烈王

王名能，字士弘，懷遠人。父亮，國初功。世燕山護衛正千戶。王嗣官事。成祖藩邸，建文元年起兵靖難，王及河間王首議縛三司，奪九門，卽引兵東攻薊州，敗都指揮馬宣兵，拔薊州，度石門，又拔遵化，襲破大寧，還兵破雄縣、漢州，擒都督楊松，長驅至真定，敗長興侯耿炳文，再戰滹沱河，王躍馬大呼突陣，敗炳文兵，還鄭村壩，破九門兵，又敗平安兵，白溝河，二年攻濟南，追戰敗鐸山下，戰東昌，盛庸鐵鉉力戰圍。上數匝，平安兵又至，圍益急。王率周長等兵合胡騎奮戰。上潰圍東北角出，還營。王在諸將中最年少，善戰。河間王善謀，戰沒東昌，軍事一諮王。是年歷陞都指揮同知。三年收合諸軍將薛祿等，進戰夾河，擒都指揮張

安夾河之戰譚淵死靖難兵窘得王至再戰勝軍聲復振
敗盛庸兵藁城三戰三敗之遂率王與陳亨諸將攻真定
王先鋒衝庸中堅殺幾萬人擒都督顧成出奇兵截南兵
哨騎連戰順德大名彰德衛輝皆有功戰西嘉山破定州
十月戰蠡南兵大潰是年陞都督僉事四年克東阿進攻
東平殺判官鄭華盡破汶上諸寨至小河王真戰死平安
兵大捷靖難諸將議旋師王獨按劍奮罵諸將曰漢高祖
十戰九敗終有四海今舉事連捷小挫輒歸更能北面事
人耶諸將皆大不忠當斬衆遂定上引兵南下大戰大
店又戰小河橋又大戰齊眉山連捷盛庸平安等合兵六
十萬依潼山爲陣王率李遠等設奇四面進攻大敗平安
等銀牌軍都督陳暉來援安又敗暉擒平安等三十人降
十萬衆六月渡江進屯金川門夜漏下五刻門開定京城
建文四年封成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永樂四年
克征夷將軍率二十五將軍討安南加祿千石至龍州卒
能身長八尺沉毅驍果善拊士卒被服常依儒生追封東
平王謚武烈侑享成祖廟庭

定興張忠烈王

王名輔河間忠武王子也靖難功歷陞指揮同知辛巳嗣
父都指揮同知統父兵戰夾河藁城彰德靈璧有功壬午

九月封信安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永樂三年以父功進
新城世侯加祿三百石四年克征夷右副將軍佐成國公
討交趾成國公卒軍中進王大將統二十五將軍兵八十
萬入賊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我師至江口
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進攻破交州乘勝引兵蹙清化覆
其巢穴降夷民十餘萬季犛遁入海屯兵鹹子關賊襲我
逆擊敗之五年督舟師進攻斬馘數萬追至奇羅海口擒
季犛并其二子蒼澄交南平得耨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
一十二萬上議復古耨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六年進
封英國公食祿二千石是年交賊簡定又反王率師二十
萬討之七年獲簡定召還京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稱復
陳氏王又出討之賊走海洋據險荷花口王率兵促之至
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我王偵知令先驅曰羣象來衝一
矢落象奴再矢披象鼻象奔還自相蹂大軍乘之賊敗十
二年縛季擴十三年留王鎮守盡平餘寇十四年召還京
二十年從上北征胡二十三年冊王女爲貴妃洪熙元
年加太師改王從兄兵部右侍郎信爲錦衣世指揮同知
宣德元年漢王謀反密遣人通王王母賢令王縛見上
得早覺從上親征加祿歲三百石顧佐爲都御史請保
全功臣王辭兵權時時與蹇夏三楊諸大臣侍上左右

備顧問。正統十四年，從駕出土木，敗績。王歿，景泰元年，贈定興王，謚忠烈。王三征交趾，皆與沐晟偕。王功爲多，王噐宇雄壯，顧盼有威，不妄言笑。歷事昭章睿皇，皆重王。李贄曰：使定興輔不還京師，得似沐黔寧長守交趾，以至正統十四年乃卒，則安南豈有先定興輔而陷沒者哉？等死耳，不死於交趾以爲忠，而死於土木以爲不忠，悲夫。

鄞國薛忠武公

公名祿，膠人也。起卒伍，從靖難，奪九門，東攻薊南，破雄漢，圍真定，擒駙馬李堅，東援永平，襲大寧，旋師解北平圍，大戰白溝，可入戰夾河，滹沱河先登有功，單橋之戰，馬蹶被擒，奮脫縛，破刀斬守兵數人，復上馬去，再戰，大敗平安軍，轉戰淮上，有功，陞督府僉事。從北征胡，有功，進右軍都督，訓練幼軍，董建宮殿。永樂十一年，封陽武侯，食祿千一百石，又再出征胡，獻陵卽位，巡北邊，戰虜大松嶺，斬獲功多，遣鴻臚卿卽軍中勞賞，與世券加祿五百石。洪熙元年，克鎮朔大將軍，巡邊。景陵討高煦，以公宿將，忠謹，克先鋒，圍樂安城，擒高煦，留鎮樂安。明年，從上巡邊，出會州，戰敗虜塞下，留鎮薊州永平，復克鎮朔大將軍，護軍餉，開平，又出巡邊，戰虜鳳凰嶺，斬其酋，收孳畜數萬，加太保，條上邊事，城赤城，永寧，獨石，疾作，召還，卒，贈鄞國公，謚忠武。

公有勇略謀定後戰以故戰必勝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又
潔廉善撫健兒同甘苦人樂爲效力靖難諸將推河間東
平二王及公三人爲最

鄭國張襄僖公

事長陵

張信臨淮人父興開國功爲永寧指揮僉事信嗣官紫江
草塘功陞都指揮僉事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卽位疑北平
大臣薦信有謀勇調北平都司受密勅令與謝貴張昺合
力盡縛藩府人信日夕憂懣母怪而問之信跪對曰兒統
兵邊閫焉能無憂母曰汝非此憂其語我故信屏左右對
曰密旨欲得親王奈何母大驚曰不可汝父每言王氣在

燕汝無妄爲禍家族信益憂懼未幾勅促信益急信艱然
起曰何忍已甚至此三造燕邸文皇辭不見乃乘婦人
輿求見文皇召入拜床下時文皇稱風病不能言久
矣信頓首曰殿下無恙卽有恙當急諭臣文皇曰余誠

病且困待死爾信復曰殿下不以情語臣朝廷密勅信執
殿下殿下意果無他幸從臣歸命京師卽有意宜告臣

文皇見信稱臣又意甚誠惻泣下告信密謀立召姚廣孝
朱能張玉定計奪九門信遂從靖難兵戰大寧真定鄭村
壩還軍攻九門營西克大同轉戰夾河藁城渡淮破盛庸
兵入金川門陞都督僉事再封隆平侯食祿一千石與券

世伯、文皇時時呼信爲恩張，凡召太子北京，察藩王動靜，諸密要事皆命信。永樂二十年征胡功，加少師。洪熙元年與世侯券支兩俸，子鏞自立功爲指揮。僉事先卒。鏞子淳嗣官，正統七年信卒，贈鄖國公，謚襄僖。淳以指揮僉事嗣侯，卒。子福嗣侯，無子。弟祐嗣侯，卒。無子。弟祿，正德三年嗣侯，卒。子偉優給，十二年嗣侯。

廣寧侯劉忠武公

事長陵

倭

劉榮宿遷人爲總旗，從靖難立功，夾河藁城淝河陞督府。僉事出塞討馬哈木阿魯台，進左都督，克總兵守遼東，改名江。當是時倭寇數入，永樂十七年倭艇入王家山島，傳烽至，公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埚，明日倭數千人分乘二十艘直搗馬雄島，圍望海埚，榮發伏出戰，遣奇兵伏山下，斷其歸路，倭奔入櫻桃園，公合圍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自是倭大創，迄今不敢犯遼東。召封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復名榮，還鎮。十八年卒，贈侯，謚忠武。子湍嗣，卒。無子。弟安嗣，正統十四年從征，降都督同知景泰中守大同，詔復伯爵。時上皇至大同，安邀郭登出見，郭曰：「虜不可測，吾二人者守土爲職，脫有變，奈社稷何？」擐甲登城北面拜曰：「臣義與城存亡，安竟出見，命進侯從上皇入京，言官葉盛劾安落侯，復爲伯。天順元年進封侯。

加祿六百石與世侯券成化七年卒贈嶧國公謚忠僖

續藏書卷十

史閣叙述

夫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此雖一時告定公語而千萬世君道臣道不越是矣君之難難於得臣臣之難難於得君故夫子他日曰為天子得人難此言君之所以難也又曰獲於上有道此言臣之所以難也君知其難則自能旁搜博采若我太祖高皇帝然唯務得人而後已臣知獲上之不易則自然其難其慎若我中山徐武寧然唯務委曲順以求合吾識主之初心則難者不難不易者自易此必至之理問學之實非若世之務為容悅以賊害其君者之

小類

四首

出輝

日對

比也。我國家不設丞相，蓋實慮得臣之難耳。是故汪胡誅夷善長亦死，然而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手足股肱，相持成體，無一時可少者。是以文皇帝復設內閣，而解大紳首當內閣之選焉。解之天才，非但一時傑出，卽先後閣臣亦當推讓之矣。所謂以至聖之主，獲至賢之佐，其不易爲何如者，而老成若善長，死才若解大紳，亦死。然則吾夫子爲君難，爲臣不易之語，遂成真難而真不易邪。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上九居艮止之地，處狼山之高，當外卦之上，正王侯之有事者，乃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爲事焉。是止也，而下之人，又卑巽寬裕以成之，致蠱。奚疑哉。若我二祖，乃萬世大有作爲之君，不肯苟止于上。二臣又萬世不諂之臣，不肯卑巽于下，固宜其若合符契。若蕭韶奏而鳳凰鳴也，奚爲而卒不相入也。蓋觀蠱上九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夫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爲事，是蠱也。爲子者，反謂其志可則，而切切焉，用譽以巽入之。故夫子又於六五之象，復提掇而申明之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夫爲人子者，既能用譽以承父之德，則父子之情，大通無間，因而照舊幹理，使百執事各司其事，先甲後甲，符合天行，而家事治矣。爲父者，喜其子之以我爲有德也，自然與子同心，而無阻隔不通之情。爲子者，樂其父

之能自優游舒泰也。自然於父情意相通，而又安在蠱壞不治之事。正所謂有子考无咎者也。何必以不事事爲父過邪。若必以不事事爲父過，則人亦何貴於有子。若以不事事王侯之事爲父德，則又何患乎父子之不通。蠱事之不治，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元亨者，大通也。利涉者，有事也。有事則治而不蠱矣。夫上不事事，子猶以爲德而將順之。况勤於有事若我。太祖皇帝之爲君，可日夜求過進，無益之庖，西萬言以事抵觸，若解大紳等邪。吾以爲當此之時，正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不可不知自揣者，從容其間，以需顧問，縱有所陳，直推尊而表揚之。曰：是唯我后之德焉。更不必索忠諫之美名，而欲以憂危其主也。何也。尾虎尾者，必使不至於啞人，而後亨。而世實未有履虎而不啞者。或者大紳亦未之思，而遽易焉。以履其後乎。此實背尚書大易之訓，雖歛何辭也。縉於高皇，備免一啞。至文皇，終不得脫矣。夫大紳文學之選也。所謂多讀書識義理之人也。乃易與尚書反束而不讀，何邪。非不讀也。讀之而不知其義也。所謂不識字之人是也。夫以千載不易得之君臣，一旦得之，又以不識字之故，反失之。不誠可慨邪。二百餘年，若劉忠宣之事。泰陵李文正之當。正德可稱不易之臣矣。若楊新都者，雖能委曲於彬忠用事之朝。

而不能致身以事達禮之主、天資近道、而不知學、是最爲可惜之人、夫學、何學也、學然後知爲臣之不易也、故曰、人不學、不知道、常人猶不可不學、不學則不知道、而况於事君之道、而又况於內閣史臣之道、之尤不易者邪、是故謹備述之、

歲萬曆辛丑、李贄書于燕山馬誠所讀易精舍

史閣款語

劉東星曰、歲辛丑夏、李卓吾同馬誠所侍御、讀書山中、余屢遣迎不至、謂余宦邸非遨遊之地、宦署非讀書之場、是以余爲不讀書也、然余雖不讀書、余有祿俸、可以養老、不必皆伯夷所樹也、且余雖曰仕宦、而清素未脫寒酸氣習、當與馬侍御等、何必分別太過乎、且聞其病、以好著述、故病也、老人甚不宜病、可奈何、所著何書、指示我、於是得史閣二十四篇以歸、其所敘述、專以爲臣不易、一語更端、言之極盡、余因戲答之曰、今人正坐不易一語、怠緩了國家大事、使世界無所倚托、今何爲出此言也、動步不敢見勇

往直前者則指爲輕進、動口不敢見、開口見膽者則指爲
干名、若皆慎重不易、則斯世何賴、朝廷何賴、卓吾子勃然
作曰、我爲上上人說法、不爲此等人說法、此等人乃世間
患得失之人、賢者恥之、豈吾所說邪、我爲世間賢人多是
如此、必欲進之於大聖人之域、文王孔子之歸、蓋必如此、
然後能濟事、然後能有益於君、此實載在尚書、著在周易、
特無人提動、不省耳、公看斯世、誰不願爲文王孔子大聖
人者、予聞之、赧然愧、遂卽梓行、以布告天下、賢士大夫、仁
人君子、使知其爲臣之不易、蓋如此云。

時夏至後十日、楹山主人書于任城南池。

左春坊大學士解公

設內
閣之
始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
戊辰、會試禮部第七、廷試第三甲、縉兄綸及女弟之夫黃
金華亦同登第、太祖授綸禮部祠祭主事、縉與金華皆
中庶吉士、一日幸大庖西、諭縉曰、爾試舉今政、所宜施行
者、縉上封事萬言、及太平十策、上喜、稱奇才、兵部尚書
沈潛忌之、縉乞改官、乃官御史、李善長歿、縉言善長出萬
死佐、上得天下、爲勲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奈何希望

不測以佐胡惟庸哉。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已失刑而臣懇惻爲言，願戒來者。縉又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爲詹徽所嫉，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切齒恨之。旣時時敢直言，上乃召縉，父謂曰：「大器晚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論縉曰：「而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大用汝，未晚也。八年，上崩，縉奔喪，被劾，謫河州衛吏。建文初，召入爲翰林侍詔。靖難後，成祖召縉及黃淮、備顧問，遂入內閣辦事。尋復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等，陞縉侍讀，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縉始也。時儲位未定，召縉密議。縉言：「立嫡以長，又言好聖孫。」上遂立世子爲皇太子，封高煦、漢王。陞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漢王由是怨縉，未幾用兵交趾。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又謂不宜過寵漢王。上怒，乃出縉廣西叅議。李至剛奏縉怨望，改交趾。八年，上北征，縉入奏事，不見。上見東宮而還，漢王乘隙譖縉，遂徵下獄。三年，死獄中。死年四十七。縉喜引拔士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當時蹇、夏、黃、陳之用，縉密贊居多。文皇嘗與論羣臣，御書蹇、義等十人，命各疏其下。仁宗後出所評，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縉非狂士也。」官其子禎期爲中書舍人。

大庖西封事萬言畧曰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既無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又無貨利聲色游畋玩好之欲此皆遠過於漢宋又何遜讓於唐虞唯願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唯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不經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立國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無變之法無一日無無過之人良由誠信有間用刑太繁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學不純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繩集一時

兎園寒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又云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染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蓋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進人不擇

於賢否授職不量其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
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
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咸
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椎埋鬻悍闕茸下愚者朝捐刀鐻暮
擁冠裳左棄筐筭右縮符章剔履之賤衣繡義負販之
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豈恍惚有德古者鄉隣善
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
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
家神恠誕妄恍惚無不洞矚其謬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
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夫罪人不孥罰
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
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蹈其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
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何取夫節義哉

吾學編云初成祖寵信公手書倚任大臣十人蹇義等
名授公十人者皆與公厚善公其實封以對義天資厚重
中無定見夏元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雋雖有才幹不
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
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
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
簿書之才駟儉之心奏上成祖以示東宮曰至剛朕

已洞燭餘徐驗之。東宮問縉，建文君所用之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事已往，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楊東里云：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爲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煖，平生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後裔，而襟宇闊畧，不屑意細故，表裏洞達，絕無崖岸，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故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獨不畏疆禦，承運庫官張與恃，寵而橫，嘗笞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曰：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其文雄勁奇古，詩豪宕，豐瞻書小楷精絕，行草亦佳。

天順日錄云：文廟過江，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修，俱約同歿，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自爲贊，繫衣帶，縊東廡下，後縉爲周作傳，戲謂其子曰：當時若同歿，誰與爾父作傳邪？

畜德錄云：解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見詩，大有所感，卽命所親信夏原吉迎太子於南京。

傳信錄云：宮闕初成，成祖命書門帖，縉書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遂大喜，厚齎之。又云：中秋節，開宴賞月，而月

爲濃雲所掩。上命縉賦詩，縉作風落梅一闕，其辭曰：嫦娥面，今夜圓，垂簾不着臣。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上覽，懽甚，賜飲至東白。

閣學記云：高皇帝網羅英俊，智屈羣策，當時翊運元臣，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濂如、觀如、素、雷霆所擊，罔不震懼。縉以一少年上庖，西萬言批鱗逆心，罔所諱忌，而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歎，猶可想見。規模真弘遠矣。召旋河隴，踐歷清華，密贊建儲，存故老舊臣，所不及知。卒罹於讒，莫之敢白，悲夫。

瑣錄云：成祖渡江，周是修與胡解等俱有約，旣而解令覘胡，見胡如廁，回問家人，餒猪否，解笑曰：一猪尚不捨，肯捨性命？又云：文華寶鑑成。上諭縉曰：皇考訓太子嘗采經傳格言爲昭鑑錄，朕此書稍加充廣，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能守此足爲賢君矣。

少保黃文簡公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丁丑舉二甲進士，授中書舍人。壬午，靖難師過江淮，同百官歸順。文皇簡入內閣，授翰林院編修，進侍讀。三月，欲立東宮，淮對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上意遂決，冊立。仁宗爲皇太子，命淮爲庶子，兼

侍讀五年遷右春坊大學士輔導皇太孫七年巡狩北
京命蹇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諭曰朕留汝四人居守
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也八年親征胡虜
適長沙妖人李法良作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之
漢王言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
亟遣以掩不備既而法良就擒漢王愈忌淮九年虜酋阿
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淮曰北虜狼子
野心離其黨則易制併爲一則難圖上顧左右曰黃淮
鮮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處平地所見唯目前耳卜

再命留守南京陞翰林院學士十二年漢王隨侍北征

日夜窺伺間隙譖言監國之禍適淮進表行在上大怒

逮繫獄中十年仁宗嗣位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
仍領內閣事洪熙元年加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

士夏五月仁宗宴駕皇太子往南京省謁孝陵未

至淮及楊士奇等佐鄭襄二王監國宣德改元八月漢庶

人反上親征命淮留守師旋固請歸田時淮父靜菴年
八十有九淮襄事畢拜恩闕下上留累月賜遊西苑乘

肩輿登萬歲山錫宴山麓翌日仍宴餞太液池諭曰明年

朕誕辰卿其復來明年如期至寵錫有加淮家居二十餘
載正統十四年卒壽八十三謚文簡

瑣綴錄云有謂方正學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沒許白雲之極刑皆出於文簡祭酒劉益謂文簡好訾毀同列

縣笥瑣探云 文廟嘗選進士二十八人入翰林讀書令大學士解縉督其業時周文襄公忱奏願入選然所選二十八人已足 上特嘉獎曰此有志之士許之又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習義獻書以黃文簡准專領其事一日謂文簡曰諸生習書如何對曰今翰林有五墨匠陳宗淵不敢儕二十八人之列但日日跪階下臨榻 上問卿持所書來否准卽出書 上問何鄉人對曰越陳剛之後 上曰當令與二十八人同習准對此人尚在匠籍須例與飲食給筆劉於是卽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脫匠籍徑入士流矣

殿學記云予觀文貞所載日錄謂准忌胡廣解縉再觀省愆錄乃知准之不幸夫一黃淮耳下獄十年家食二十餘年杜門掃軌不問國事者三十餘年而同事七人縉旣雉懼廣亦噓天唯文貞秉鈞文敏謀幄淮之蒙詬其可知也吾學編云初與公並入閣者七人胡儼早休胡廣先卒解縉沒詔獄唯西楊秉鈞最久東楊謀幄最密並總修累朝實錄而公園土十年家食餘二十年蒙詬簡牘君子弗信也禿翁曰此一段是文簡公斷案

太子賓客胡公

胡儼字若思，南昌縣人。以書經中，洪武丁卯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中副榜，授華亭教諭。以內艱去。丙子，授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改餘干。遂著爲令。建文元年己卯，陞桐城知縣。四年，兵事棘，御史大夫練安薦儼學足達天人之際，智足資帷幄之籌。下吏部召儼。比至京，靖難兵渡江矣。

文皇卽位，擇翰林官吏部更薦儼。上曰：儼曉天文，宜令欽天監試，送翰林供事。解縉又薦儼，遂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七人同直內閣，尋陞侍讀。永樂二年，陞左諭德，兼侍讀外艱去。詔奪情，儼持論少戇，諸同事人頗不能容，乃薦

儼學行堪爲師表，陞國子祭酒。

上幸太學，御藝倫堂，賜

坐講經，俯聽甚悅，賜資優厚。六年，薦修撰吳溥爲司業。八年，上北征，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

監國。洪熙元年春，以疾乞休，賜璽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儼在國學二十餘年，時諸生託故告歸者，坐法戍邊。賴儼申論得免。儼雖出內閣，不復預機務。然朝廷大制作，凡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誌，皆推總裁。正統八年，

年八十三卒。儼自處淡薄，衣食僅足。方岳重臣，俱待以師禮。嘗典湖廣鄉試，取楊溥居首，批其所刻文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私曲。後

楊溥歷內閣少保卒爲時名臣。天順日錄云胡願菴急流中勇退人也。又云儼爲祭酒以師道自重。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

太師楊文貞公

楊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初試吏部尚書張統讀其策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列名第一。授王府審理副會。成祖卽位遂擢翰林編修。尋陞侍讀。時方開內閣于東角門內。命士奇等七人處其中。因論士奇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二年立皇太子兼左春坊左

中允。一日講大學士奇呈講義。

上覽畢曰。先儒謂堯典

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矣。侍講學士王逵講乾九四舉儲貳以說。皇太子疑其言問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

之說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

豈敢妄出意見。五年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簞

諸物。或得其目以進。上閱之無士奇名。獨召問士奇對

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衆皆作詩文以贈其行。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往贈也。今衆名雖具

而受否未可知且其爲物微甚當無他意。上遽命燬其目。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告天下命士奇視草既稱善卽命與諸尚書皆觀兵部尚書劉儁私謂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旣稱善可勿易士奇奏曰國家大體常用儁言。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事七年車駕巡北京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士奇專職輔導皇太子覽文章正宗稱真德秀學術純正閱歐陽修文集喜其奏議懇切因謂士奇曰廬陵有君子春坊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皇太子士奇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皆言志也。殿下明經講道之暇若娛意文字爾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辭高古亦可裨益治道九年

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士奇問曰爾輔東宮日久果何如士奇對曰殿下孝敬無比。上使言其實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卽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代曰。上以命我可遣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徧體疾遂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而後遣行不敢輕任下人。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從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上悅十二年正旦日食。上問禮部翰林諸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與否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

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同日宜免賀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恐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之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獨召士奇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義對曰不知若朕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既知矣言之何害耶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事東宮故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知將徙都北京唯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唯陛下善處之使

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永世利上默然起還宮後數

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以東宮力救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

曰此去北京甚邇卽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是冬周王楚王來朝謁孝陵上命皇太子太孫及諸皇孫陪

謁問翰林諸臣拜位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列在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同班分

列兩傍上出所書位次與士奇合卽遣鴻臚寺寺丞周昇持赴陵少頃復命以宸翰上上遂以與士奇寶藏之

皇太孫勤學好問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侍講讀士奇

蹇義同舉儀智衆以爲老士奇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當
今廷臣未見其比命上曰智雖老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正
日食宜免賀朕識之二十二年八月成祖北征上賓學
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仁宗卽遣皇太孫往迎梓宮
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慮趙府爲變因秘未發喪
顧急未有所與士奇言上所用東宮圖書請暫假以行
上卽取付太孫曰有啟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就
留之旣而謂士奇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
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出而興且曰朝廷事卿
與蹇義當悉究心吾當重用卿二人士奇曰此收人心之
一機也恩之所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臣兩人不應先及
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于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
請如太祖倣漢制易吉服上未答震退徧語羣臣易
從吉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成祖皇帝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上
於皇考可遽卽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
蹇義兼取主說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上亦未
答明旦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唯學士武臣唯英
國公如上所服罷朝上諭左右大臣曰梓宮在殯吾
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自左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

華蓋殿大學士尋陞少保本年十月一日大理寺卿虞謙
上封事過激。上怒降謙爲大理寺少卿而以屬吏楊時
習爲卿。士奇以爲不可卽復其官。本年十二月加少傅進
階榮祿大夫。時天下方面大臣及郡有司皆來朝京師。兵
部尚書李慶言于上曰：民間馬畜已散軍伍尚餘數千。
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牡馬。佐二官領牝馬。
太僕寺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士奇謂不可。慶
忿不納。士奇獨奏曰：朝廷選賢授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
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
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則必賠償破家產。累子孫
朝廷可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上許出內批罷其事。已
而不報明。日士奇又言曰：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
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而號泣於道。臣恐將
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恐無志於問學矣。此令之失非
小也。上曰：吾偶忘之。當卽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
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邪。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
爾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以卿言而罷耳。出一章乃陝西
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曰：卿等今可草勅止散馬矣。
士奇頓首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已領者如何。上
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駒。虧損不責償。未

給者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今今有不便確密與朕言李
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本月上以梓宮在殯新正朝
儀不用樂及鴻臚習儀仍用之士奇與黃淮等疏言前已
議不用樂乞勅禮部設而不作遂有旨如士奇言洪熙元
年正月命士奇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尚書士奇辭曰
臣爲少傅大學士已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上厲
色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士奇請辭
俸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
分安敢復加尚書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士奇言辭祿當
辭厚何用取虛名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於是黃淮亦

辭戶部尚書俸

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迂旨後

已陞爲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卽位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
仲成命都察院逮治士奇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下卽位皆悉寬宥今追理仲成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爲

太子召衛綰不赴卽位用綰前史躋之上喜卽罷治仲

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勅獎諭二月賜士奇田二頃

士奇懇辭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誠資益良多卿前辭祿

今又辭田何也士奇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分幸少延

殘喘得更事陛下二三年獲全歸山林受賜多矣大理

少卿弋謙數言事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

用等交奏其賣直士奇進曰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唯
陛下容之上猶不懌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士奇又
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加罪四方朝覲之
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只謂朝廷不能容直言耳上
惕然曰朕非怒謙乃其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之士
奇曰此非臣言能使之論當以璽書開諭上遂命士奇
書勅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上以
士奇匡輔力多特賜璽書其畧曰朕膺監國之命而卿侍
左右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嘉謨嘉猷入告於內
期予於治茲以已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用藏於家傳之
後世唯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唯艱共思保守
唯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
休永世無斁上嘗論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但北人學問
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
用今試卷例緘姓名請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南六
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矣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
征罪人旣得尚書陳山迎見請乘勢移師彰德上問楊
榮榮亦力贊上又問蹇義夏原吉吉義依違而已榮隨
傳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當有實今以何爲辭榮曰今
逆黨已言實與趙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如此能服人乎乃

往見蹇夏言不可狀蹇夏曰上今特信榮言不係吾輩
可否乃復見榮曰太宗皇帝唯三子今上唯二叔其
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皇祖之靈榮
曰汝不草勅吾當以聞俄復召蹇夏蹇夏乃以士奇言白
上上於是不憚而止然言者猶喋喋乃特召士奇問曰論
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唯趙於陛下最親
上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言示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更
得一璽書諭之尤好於是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卽獻護
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久之上復召士奇論曰吾待
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
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暲表乞立爲陳氏後大
臣皆言此黎利之譎當發兵誅討或謂與之無名徒爾示
弱上召士奇與楊榮榮曰永樂中費數十萬人命得此
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士奇曰榮言
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未得乃
郡縣其地數年以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此皆祖宗之
赤子體祖宗之初心保祖宗之赤子正陛下盛德
何謂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爲美何謂示弱臣侍仁宗
皇帝久矣聖心每憾此事恐有意外之慮願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六年七月日旣夕上微行至士奇家士奇扣

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自輕、上笑曰、朕思卿一言、故來爾、七年二月、士奇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公廉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以賍問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英廟卽位、陞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經筵事、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官、專用保舉、卽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只令吏部選除、士奇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縣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稱

得人、間有一二菲才、蓋緣舉主一時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故耳、且宣宗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議、多以得人爲喜、今乃以爲不美、邪、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至天下斗米三錢、今謂保官恩出於下、夫衆臣舉保、吏部審實、具名奏請、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卽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者、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隳壞、先帝良法、使小人皆得進用、伏望聖斷、只依先帝勅旨施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賍、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

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唯念用人賢否國家治亂所關是以竭誠盡言 詔如士奇議六年麓川變反太監王振主征討命王驥爲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叅之士奇贈詩有征蠻忽遠圖之句其後師雖有功實爲南方大病八年士奇子稷坐事逮繫給事中廖莊等御史陳員韜等劾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服人事上士奇疏乞致仕 倭旨留之九年復賜璽書曰卿歷事祖宗寔唯簡在暨朕繼統啟沃彌贊厥勞尤多卿子旣承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以副倚毘士奇感泣積憂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嗚呼功成名遂身退難矣哉然士奇實無可退之義也唯有舉賢以自代耳

三朝聖諭錄云 宣宗皇帝嘗奉 太皇太后往謁陵士

奇與蹇義楊榮等皆從 上傳 太皇太后旨命士奇等

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旣數日 上諭士奇曰 太皇

太后爲朕言 皇考往在宮中談卿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其間才學優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評議言蹇重厚小心但多思少斷卿能持正言不避迂意方議事時 先帝本不從卿然卒從卿始不敗事士奇對曰此 太皇太后之盛德 仁宗皇帝之盛德願 陛下常奉 聖訓

野記云 皇后大漸召三楊宰相至榻前問 朝廷尚有
何事未辦者文貞首對三事其一建庶人曾臨御四年當
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 后曰曆日已革
除豈可復用對曰曆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
年以亂實 后領之其二 后亦首肯其三 方孝孺已誅
太宗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歿乞弛其禁凡文辭不係國
事者聽令存而傳之

蘇談云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尚書
楊仲舉都御史吳訥 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
昌因患難之交訥黑窰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
皆入啓事悉登臺閣

縣筭瑣探云 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今之山林有知名士
否對曰東吳有陳繼善爲文 仁宗召至吏部擬授國子
博士 上曰此當在禁庭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
公初未相識因夏忠靖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偶見之

菽園雜記云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一日知
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東里問崑山有屈昉永年茫然
慚赧而退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昉應詔除南海縣

真、大、臣、第、一、〇、二、卷

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又云 國初諸司皂隸主騶從而
已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蓋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改

名曰柴薪銀也。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巨萬計。在京諸司則皆出畿內，并山東、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

殿學記云：予觀沙羨稿、石臺稿，見文貞蚤歲跣弛魁岸，視天下莫已若。及觀國史暨三朝聖諭錄，乃知管仲之才優於召忽，魏徵之績多於王珪，輔亮東宮，保全趙邸，歷事四朝，終始一轍。或者乃以周是修之，成子稷之獄少之，則吾不知也。

吾學編云：十二年秋，上北征還，下公錦衣衛頌繫，尋宥之。二十年秋，上北征還，又下公錦衣衛頌繫，逾旬乃釋。

可知監國之不如從幸審矣。監國之臣易生嫌隙，又云洪

熙元年四月，公及蹇夏東楊侍。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

曰：未見。上慘然曰：天命也。歎息而起。又明日召公及蹇

公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幸得保全言已而泣。二人亦泣。上曰：卽

吾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遂賜公楊貞一印。

閱月，上崩。又云：宣德三年，上謂朝臣貪濁，奈何。公對

曰：貪風始自永樂末年。上問何故。對曰：永樂十五六年

後，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耳。仁宗嘗諭侍臣曰：諸臣唯吏部侍郎師達、廉東楊曰：當時亦唯

方賓有貪名。景陵卽位，顧東楊問今日誰最貪，對曰：莫甚劉觀。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觀去誰可代？於是乃以顧佐代觀。又云：上立文華殿，召公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饋榮者。士奇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唯榮耳。臣等皆遠不及。上笑曰：朕初卽位，榮數短卿而非義原吉，卿顧爲榮地邪？士奇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又云：裕陵卽位，冲年，昭皇后臨朝，獨委任公公乞屯田以省漕運，蠲逋慎獄，作養生民嚴覈百司，推薦才傑。公卿藩臬頗稱得人。上又高拱九重，不事巡幸，南北供億十減三四，奄振上畏母后，下憚公。雖欲侵權，猶自斂戢。七年，昭皇后崩，又明年公卒，世事遂非。李贄曰：可知。昭聖臨朝，裕陵幼冲，旣委仗公，公亦義不得去，未可遽以不知止足爲公病。當病公不汲汲畜養人才，猶然溺愛倚勢，敗家逆子也。時有李賢、王翱、商輅、彭時皆在，可曰：無賢特公不汲汲耳。蓋汲汲者固自有在。今觀學士周叙自南京貽王文端公之言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唯陽歛陰施，掩人耳目，雖曰

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卽能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綠野乎。

太師楊文敏公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領福建鄉薦。解額。庚辰會試。第三。廷對二甲。授翰林。文皇履極。更名榮。簡入內閣。初入閣之臣七人。唯榮最少。最警悟。一日晚。寧夏報被圍。上急召解縉等七人。皆已出。唯榮赴命。上示以奏報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榮曰。不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彼城堅。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退矣。但勅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備夜半報至。虜圍解。詰旦上以報示榮曰。何料之審也。永樂二年夏四月甲戌。立皇太子。陞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四年丙戌二月。得寒疾。不能造朝。亟命中官偕御醫蔣用文往視。并賜藥物。且命用文通夕守視。時時奏報。及榮入謝。上加慰賚。令休息旬餘。乃出。五年丁亥夏。奉命往甘肅。規畫軍務。七月回京。奏對稱旨。時盛暑。上命取瓜。親割賜榮。勅命休息。六年戊子夏。聞父訃。告歸。賜鈔幣。馳傳以往。既襄事。詔奪情起復。抵京未閱月。命榮等輔導。皇

長孫賜勅曰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金相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朕嘗試以事輒能裁決然宏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宜協心同志輔導於成七年巳丑春正月榮聞母訃時車駕將幸北京特留扈從賜錦衣狐裘鞍馬二月抵京七月甘肅總兵官何福言韃靼脫脫不花王等各率部落來歸遣榮往甘肅與福經畫還奏稱旨九月復命持節詣亦集乃之地封何福爲寧遠侯俾往寧夏與寧陽伯陳懋規畫邊務冬十一月還京復命陳邊境便宜十事上

皆嘉納賜襲衣鈔幣八年庚寅二月從征北虜賜衣被鞍馬壬戌上度野狐嶺至山巔召學士胡廣及榮指示山

川形勢各於馬上賦平胡詩榮有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教戎虜自相殘之句未幾謀知虜酋本雅失理與其下阿魯台讐殺東西奔遁亟召榮論曰此賊果自相殘前詩不爲讖乎三月駕發凌霄峯榮與學士胡廣論德金幼孜刑部侍郎金純四人失道成祖命中官二人及傳令者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榮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廣金純不顧榮下馬爲幼孜整鞍轡不數步復墜馬鞍盡裂榮卽以所乘馬讓之而自乘孱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至午方詣中軍成祖大喜笑語幼孜曰此中多

狼汝非楊榮殆將不免三月、駕次清水源其地有鹽海、
有近水皆苦鹹不可飲明日營西北二三里忽有泉湧出、
味甚甘、上遣中官以銀瓶汲取親嘗之乃賜榮等飲而
士馬皆給因名爲神應泉焉榮等應制賦詩五月、駕至
驢駒河賜名飲馬河至是稍逼賊境、上駐蹕河上親選
勇士三百人專主護衛而以榮掌之胡寇平班師軍士食
乏榮言宜召乏糧者卽日赴中軍以御膳所儲糧炒散給
并下令凡軍士糧炒多者許假貸回京倍償秋七月至開
平召榮還南京計事事竣還京冬十月扈、駕南旋、上
賜鞍馬錦衣褲襪路費九年辛卯乞奔母喪賜白金鈔幣
遣中官宋成送至家抵家服已闋六月還京賜酒饌勅戶
部優免其家徭役八月命爲應天府鄉試考官九月、皇
太子命侍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十月重修、太祖高皇
帝實錄爲總裁十年壬辰冬十一月甘肅守將駙馬都尉
西寧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逃去主赤斤蒙古衛指揮
塔力厄將爲邊患、勅守陝西豐城侯李彬討之仍命榮
往經畧榮還具言戎狄豺狼叛服常態不足以勤大軍遂
勅彬旋師未幾叛者皆附十一年癸巳二月復扈、駕幸
北京賜、幣鈔米等物十二年甲午三月扈征瓦剌時
皇太孫侍行、成祖謂榮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知過人

今令從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四月，駐蹕典和，以尚寶司乏人，命榮兼掌。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勅旨、旗牌，不得榮奏，允不敢發。乙卯，師次大石鎮。成祖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兵食不足。秋八月，還北京，賜鈔幣等物。冬十一月，上諭榮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傳註之外，諸儒論議有相發明者，宜采附於下。周程、張、朱、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宜類聚成編，以榮總其事。十三年乙未三月，禮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太學，命榮爲記。五月，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榮進詩文，加賜上尊、束帛、鈔衣。九月，所修書成，賜名性理大全，宴於禮部。十四年丙申四月，陞翰林院學士，仍兼春坊庶子。冬十月，扈駕南還。十五年丁酉三月，駕復幸北京，屢召問民情，賜白金鈔幣，金織紗羅紵絲衣帶。十六年戊戌五月，進太祖高皇帝實錄。成祖御奉天殿，受之，披閱良久，嘉獎再四。會學士胡廣歿，命榮兼掌翰林院事。成祖注意益隆，而諸大臣忌之。屬北京國子監缺祭酒，衆因薦榮。成祖曰：吾固知其可，汝但求可以代之者。於是衆意銷阻。六月，詔修天下郡邑志。命榮總之。十七年己亥十二月，進言十事，皆指

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成祖覽而喜曰：實切時病，但汝為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俾入奏。乃詔諸司即

日候改十八年庚子元宵節。上御午門觀燈，賜百官宴。

并示以御製詩，榮和而進。成祖悅，陞文淵閣大學士兼

翰林院學士，階奉政大夫，賜宴禮部。十九年辛丑正月，北

京宮殿成，初御朝賀。成祖念榮日侍左右，密加賞賚。四

月庚子夜，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火勢猛烈，而奉天門東

偏切近密閣榮奮身直入，麾衛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

積歲制勅文書，昇致東華門河次。上嘉之，賜銀酒杯，古

銅器各一事，鈔千錠。時翰林侍讀李時勉等十餘人為飛

語所中。成祖大怒，榮力為救解，得免。是冬，兵部尚書方

賓得罪，及逮，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皆下獄。禮部尚書呂

震侍左右，屢言夏原吉儉邪，誣罔。上益怒，榮極言其無

他二三人者，唯以數征北虜，乏餽運為憂，論才力或不及，

儉邪未之見也。由是上置不問。二十年壬寅三月，從征

沙漠，秋八月還京師，九月宴隨征將士，命榮坐前列，賜鈔

幣，并二品金織襲衣靴襪。閏十二月甲子，詔復西征，有

以建文間江西聚集民兵，與餽運丁夫十餘萬，可徵用為

言者，榮曰：此兵夫昔有詔令復業矣，今復徵之，則是失信。

成祖笑曰、卿言正合朕意、二十一年癸卯、秋七月、扈從征西、八月、駐師萬全、一應軍務悉命榮掌、自晝至夜、或三接五接、或宣詔、但以楊學士稱而不名、冬十月、次天成、寧陽侯陳懋奏番王也先土干納款、命榮往太同議約降之禮、榮回營、奏對稱、旨、冬十一月、旋師、二十二年甲辰、三月、復征北虜、五月甲申、榮言軍士勞苦、宜遣使諭胡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乙未、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復奏處州麗水建寧政和山寇行劫、請發兵誅捕、榮謂彼皆愚民、或爲有司所苦、或爲衣食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若寬而撫之、當遂分散、旣而果悉順服、七月庚辰、次清水源、道旁有石崖高數十丈、命榮紀年月日刻於上、丁

亥、次翠微岡、上御武帳中、憑几而坐、顧內侍海壽曰、計日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可至、辛卯、次榆木川、不豫、召榮等受遺命、傳位、皇太子、遂崩、衆倉卒莫知所措、榮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時議有欲假他事作勅用寶、馳報者、榮曰、先帝在稱勅、今稱勅是詐也、罪孰當之、壬辰、次雙筆峯、榮先馳訃、皇太子、八月至北京、致大行皇帝遺命、丁巳、仁宗卽位、賜榮白金二錠、鈔二萬、綵幣二十、表裏及胡椒諸物、己未、陞嘉議大夫、太常卿、仍兼前二職、九月丁酉、進太

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階資善大夫戊戌賜銀印一其
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榮曰卿國家舊臣祇事先帝二十
餘年又輔朕東宮今嗣位須協心匡輔或政務闕失朕弗
聽言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慎毋憚煩十一月
仁宗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詞顧謂榮等曰卿三人暨蹇夏
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凡朕所行卿等知其有未善
皆當盡言因取五人者誥詞親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
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十二月加工部尚書仍兼二職
勅曰醜虜梗化累犯邊疆我皇考文皇帝為宗社子孫
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冑親率六師往行天

討班師之日不幸中道

皇考上賓朕遠違膝下唯卿盡

忠為國今辰奏告忽思至此感傷不已卿當重資曩者哀
悼倉惶之際報卿甚微今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綵幣十表
裏寶鈔二萬貫白米二千石特陞卿為工部尚書前官如
故初榮扈從北征成祖委以軍務及上賓之日所行
喪禮并軍中處置事宜上聞訃時未及訪問至是有以
為言者故遂降勅獎諭丁巳梓宮葬長陵榮護喪事洪
熙元年正月上御奉天門朝羣臣徹樂止行五拜禮三
月命魏國公徐顯宗讀書國子監召榮諭曰爾宜往諭司
業此開國元勳之裔欲其家與國同久必教之讀書知道

理。月朔勅修。成祖文皇帝實錄。榮爲總裁。辛巳。仁宗升遐時。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恟恟。榮奉皇太后懿旨。馳往迎。至德州謁見。宣宗卽位。益推心委任。屢沐白金綵幣之賜。閏七月。勅修。仁宗昭皇帝實錄。復爲總裁。宣德元年丙午。春正月。勅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皆總之。八月辛未。漢王叛。皇太后召榮使定計。榮請親征。皇太后及上俱有難色。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皇太后壯之。勸上從其計。榮卽起行。晝夜疾馳。至卽合圍。督軍士築土山。山成而大駕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

漢王遂開門出降。詔免漢王爲庶人。改樂安州爲武定州。事平回京。賜鞍馬白金鈔幣。二年丁未。二月。賜範銀圖書五。其文曰。方直剛正。忠孝流芳。關西後裔。建安楊榮。楊氏勉仁。十一月乙未。皇太子生。宣宗皇帝親酌酒賜榮。并賜白金鈔幣及金酒器。十二月。召至東苑。詢訪政務。賜酒饌。三年戊申。元宵節。賜文武大臣。觀燈於萬壽山。命。中官侍宴。榮進元宵賦。二月。命榮同少師蹇義等十八人。從遊萬壽山。詔許乘馬。從東北門入。各携從者二人。至乾明門下馬登山。繼命乘舟泛太液池。少頃。宣宗乘黑驢馬至。召士奇與榮詢問民情甚悉。賜以潑醅酒。人各令盡。

一甌復命遊小山看西域所貢二獅日將西令中官侍宴
松林之下秋七月遊內苑賜以金銀綵幣玉杯酒饌等物
八月扈駕巡邊給內廐良馬命榮從乙卯師次寬河遇
虜衆將入寇且道隘師難並進宣宗親帥師勦平之甲
子班師還京榮進平胡詩十篇十二月兩遊南海子賜羊
酒及鈔四年己丑正月陪祀南郊賜金銀鮮果等物五月
端午節賜扇及五色長命縷繫腰八月賜枸杞湯且令中
官吳誠論旨曰服此可以延年益壽祛諸疾九月重陽節
賜宴及御製詩一章十月駕兩至文淵閣賜詩及鈔并
酒饌十一月有囚犯告都御史顧佐枉人重罪不聽訴理
者上大怒召榮及楊士奇論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
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及法司鞠實實千戶臧清殺一家
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立命磔清於市五年庚戌元夕
命觀燈於萬歲山賜宴榮以詩進賞鈔六十錠壬戌兩朝
實錄成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宴於中府二月宣宗
皇太后謁長陵獻陵庚子宣宗以皇太后命召見榮
等五人於行殿諭之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
民生無事皆卿等贊翼之功賜酒殺及金織紵絲表裏三
月回京賜青紅氍毹子駝褐陞少傅仍兼前二職階榮祿大
夫三俸俱支榮固辭大學士俸詔許之丙申賜宴文華

殿宣宗親待六年二月聖節賜宴乙巳復賜宴內廷特賜詩一章七年壬子元宵節觀燈內苑仍賜白金綵幣八年癸丑七月吏部奏少傅滿三載賜宴禮部九年九月扈駕巡邊給以天閑名馬光祿寺日供酒饌十年乙卯正月宣宗宴駕壬午英廟卽位累賜白金綵幣鈔錠丁亥往視山陵還奏稱旨復有白金鈔幣之賜夏六月命護梓宮葬景陵賜白金二百兩文綺十表裏鈔二千錠秋九月勅修宣皇帝實錄充總裁賜宴禮部冬十月命監立天壽山碑賜白金五十兩紵絲羅四表裏及上尊珍饌明年丙辰改元正統甲戌上御文華殿開講榮

講堯典克明峻德章敷析明暢音吐鴻亮

聖心悅豫賜

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鈔二百錠卽宴於禮部夏五月奏少傅滿六載勞以羊酒鈔幣三年戊午二月陞授光祿大夫柱國夏四月宣宗實錄成陞少師賜白金一百兩綵幣六表裏鞍轡名馬宴於禮部辛未復賜玉帶金織麒麟羅衣五年庚申二月從耕籍田禮成卽上章請告展墓詔降勅書諭遣卿其念先朝寵眷之隆及期而來且命內侍阮江伴行六月還京力疾就道次杭州而劇卒於武林驛享年七十內侍阮江以訃聞上爲之慟輟視朝一月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胡

滌等論祭仍命阮江護喪歸其里工部遣官督所在有司
營葬

水東日記云夏太常仲昭嘗聞之楊文敏曰吾見人臣以
抗直受禍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貴有方譬若

侍上讀千文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
嘗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黃不可為玄紅遽

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詢問則應之曰臣幼
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又云盧都御史睿

在邊以虜使入境節損供給為中貴人所毀得罪下獄或
謂盧本為公家文敏曰事固有輕重使各其小費而遠患

或生則所費益不貲矣此不可不知天順目錄云文廟
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唯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入

閣未嘗一日離左右或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至發
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唯不忍

却人之餽凡鄉人有餽必先詢訪其人之貧富若貧亦不
却但酬以別物與所餽相稱而已又曰居仕途者或早年

得意晚即坎坷或少年見滯老乃顯達或始終多難而中
歲安樂若東楊自入仕即得君無日不在崇貴之中者四

十餘年歷任四朝曾無一日之恙終始全美不可以常數
論也或者問氣所生而稟賦自爾完厚邪

殿學記云宋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信斯言也豈得謂之才哉夫國家多難羽檄旁午匪才弗達上下多危蕭牆交構匪才弗定醜虜窺伺內猜外疑匪才弗靖奸雄僭竊彼甲此乙匪才弗協是故陳平燕居深念張良借筋前籌才矣而謂之小人可乎或謂文真正而不譎文敏譎而不正則予豈敢

寓圃雜錄云自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唯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卽位楊榮等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英宗

既崩三臣久沒無人敢復祖宗之舊迄今遂爲定制矣

附傳

金幼孜新淦人少習春秋與同邑練子寧俱負時名練自許爲忠臣而以良臣待幼孜革除間練職憲臺幼孜中庚辰二甲授戶科給事中靖難師過江練歿節幼孜改翰林檢討入內閣轉侍講永樂二年皇太子立幼孜爲講官侍日講專講春秋五年遷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講階奉訓大夫七年扈從巡北京八年二月親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次永安劄雪初霽上曰雪後看山景最佳過雞鳴山躡野狐嶺上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典和

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卽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爲
塹因壑爲池守茲巖險雖有鐵騎千羣安能飛度邪次鳴
鑾戍曰此大伯顏出其西北則爲小伯顏東北則爲開平
汝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是夕駐蹕凌霄峯上召幼孜
等至帳殿夜分乃出翌日次環瓊圍指示塞北山川謂幼
孜等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兩河相交故名交河水齧
沙出唐之碑蹟尚在也次小甘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
色白草木虎豹皆白色所謂長白山是也至長清塞上
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經濶濼海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
難臚胸凡七河注其中上遂更名海爲玄溟池次通川
甸又遙指海邊石山曰此卽三石山也爾等記之冬還南
京陞幼孜奉直大夫十一年扈巡北京十三年扈從北征
是年冬還北京命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十四年進翰林
院學士仍兼右諭德本年冬扈還南京十五年扈巡北京
預修高廟實錄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二十二年扈
從北征次開平上召至幄中諭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
生者三是何祥也幼孜請班師上卽命草詔回鑾次清
平鎮宴羣臣命內侍歌高皇御製詞五章曰此先帝
垂諭叙創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酣酗之失朕嗣洪業唯恐
失墜於是自製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爲言仍命內

侍歌之次、清水源命、幼孜刻石紀行、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仁宗嗣位、進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踰月、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洪熙元年、命兼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三俸並支、尋告歸省、丁憂、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錄、起爲總裁、官五年、十月、扈從巡邊、度雞鳴山、上曰、唐太宗征遼、嘗過此、幼孜對曰、太宗後亦悔之、此憫忠閣所由建也、上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人皆謂是元亡之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六年、遘疾卒、壽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

吾學繼云、建寧公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塞、屢受遺音、撫順討逆、羈勒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胥度圓融、祿厚財豐、瞻賑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幼孜附驥、藉以完名、不亦美乎、

太師楊文定公

楊溥字宏濟、石首人、建文己卯、舉湖廣鄉試第一、胡儼以桐城令、與典文衡、拔其文、旣而中庚辰二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永樂二年、仁宗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一日、東宮歎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賢、然非漢文帝寬仁、無由得行其志、臣以爲釋之在漢廷、誠不易得、如文帝者、

三代而下、尤不易得也。退而采文帝事、編類以獻。十二年七月、車駕北征、東宮遣使奉迎、稽緩、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黃淮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尚可宥，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辭連溥及芮善、王愷，遂俱逮繫。仁宗登極，始得釋，擢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本年陞太常寺卿，仍兼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選侍講王璉、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為編修，訓導何登為給事中，俱輪班奏對。上親握閣印授溥曰：「朕用卿等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卽有建白，封識以進。」宣宗嗣位，復還內閣，預修兩朝實錄為總裁官。三年，扈出喜峰口征虜。四年秋，以母喪去位。詔奪情起復，復入弘文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雞鳴山，駕旋，卽幸文淵閣，諭溥等曰：「朕聞有道之君，崇禮儒臣，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此，冀有所聞也。」五年，實錄成，賜溥白金十鎰，羅衣一襲，綵幣十二端。六年冬，上御文華殿，溥同士奇、楊榮入侍，諭曰：「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省覽。今以刻本賜卿，當亦思開創之難，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安矣。」元年，秩滿，陞禮部尚書兼學士。十年，英宗繼統，溥復入內閣，與楊士奇、楊榮同

知經筵、正統三年總裁。宣廟實錄成，加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溥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瘴癘，南人苦嚴寒，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其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戍。十一年卒於官，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永東日記云：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

菽園雜記云：楊文定公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所過州縣官迎送饋遺甚勤，時知江陵縣事范公理獨不然。公聞而異之，薦知德安府，其為縣才八月也。

瑣綴錄云：宣廟最好詞章，選南楊與陳芳洲，日直南宮。應制，南楊思遲，陳思敏。一日命御製壽星贊，陳援筆贊云：

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皇家兮永齡，我懷思兮治平。賴忠貞兮彌成，宜壽域兮同升。南楊以指圈壽域二字，欲易而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曰：先生有則改，無則罷。遂去。以賜內閣。中官請問西楊曰：壽域二字何如？西楊應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還告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詩何如？南楊曰：好詩。中官曰：先生指壽域未為好也。南楊默然。正

統間朝鍾一日不受柝。命內閣述祠鍾文。南楊入室中。翻舊稿不得。太監候久。促陳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南楊曰。舊無此稿。先生第口占。我寫。南楊起一語。陳遂續成之。後奉命御製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碑。時西楊寢疾不能出。密旨封令西楊另製一通。題曰。大明新建廟學之碑。南楊執用其題。西楊言。凡言重建者。既作之後。又作是也。廟學前元所建。非國朝事。且廟與學是二。若只書太學。而不書廟。於禮未安。廷議雖趨西楊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

餘冬叙錄云。

英廟初立。朝廷大政多承。

張太皇太后

指裁。

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

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雜

佩刀劔。侍衛凜然。

英宗東立。英國公西下立。太后召

問人人皆有獎勵之語。及溥乃歎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

不謂今日得見。蓋

仁宗監國時。以讒故。官僚大臣輒下

詔獄。陳壽。解縉。馬京。徐善述。王汝玉。梁潛。周冕。相繼歿獄。

中公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歿者數矣。

獻陵每與后言

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

昭皇后以爲言。

天順目錄云。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令在京三品以上官。

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故時人有

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且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則所舉之人官亦在前以此與論不平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協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爲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之爲愈耳李禿翁曰若有私情吏部自擢尤易私也

瑣綴錄云國初革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翰林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問隱然相業然猶官不過學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潛邸舊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干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無幾民間人稀地廣宜廢英武獨斷乾綱百司守令久任不易官民相安天下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起也時福建僉憲廖謨杖歿驛丞東楊以鄉宦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調降府同知太后黷之自是振日擴拾內閣之誤而三楊迭請告展省矣適宗室中有遺東楊土物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不在京辯解之以此振權益專遂因麓川思機發思仁發兄弟讐殺遽有麓川之征遣將出師疲耗中國濫費爵賞九溪苗獠乘機不靖延至葉滿宗鄧茂七黃蕭養輩相煽而起極於土木之大變此皆三楊

失計、無以服振之心故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云、塵談錄云、我朝相業、以三楊爲首。然亦賴朝廷委遇、責成之專。正統初、英宗以幼君臨御、張太后每加擁護、專任三楊。有議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一日遣王振至閣、西楊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西楊憤懣而退、三日不出。太后遣使問故、東楊語之。太后震怒、詔鞭振、仍押至閣。

謝罪。且戒振曰、再爾必殺無赦。以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及太后賓天、三楊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

吾學編云、時稱三楊學士、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公爲

南楊。正統五年、東楊卒。又明年、

昭聖皇后崩。又明年、西

見三楊所關繫非細

楊卒。十一年、公卒。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又云、西楊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斤游刃、遇事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羹釀醴、叅合成名、並稱賢相。余聞之、先人曰、文貞輔導、監國危心慮患、卒能保其身、以濟其主。文敏經畧北塞、金湯萬里、有武績焉。文定中更險難、比入內閣、遞二楊者、二十三年、復還弘文、再入內閣。昭皇后臨朝、與民休息、四海晏然、皆其力也。

太保高文義公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

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為翰林侍講正統元年楊文貞公薦公學術醇正克講官修實錄五年陞侍講學士十年入內閣陞工部右侍郎兼前職十四年上北征曹文忠公從行公居守景泰初進尚書工部兼翰林學士是年虜數請使迎上皇侵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往公壯榮解金帶贈之曰子忠義人也上皇將至京公言奉迎

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公所公袖入朝傳示羣公卿羣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上不喜詰匿名

書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公自縛闕下下詔

趙一木龔遂榮皆奇士

獄上亦不深罪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廢東

宮為沂王而立懷獻為太子公悲憤不敢爭加公太子太

傅是時內閣不相能公薦大理少卿陳詢侍講楊鼎充日

講官左都御史王文遂得入內閣文既入內閣又輒與公

相擠五年敕公視南畿災尋還朝力救都給事中林聰得

不歿七年進少保大學士謹身殿是年首相陳循及王文

皆以子不得舉許順天考官劉文介公儼上令公覆試

公曰貴胄與寒士爭進已不可况從而為之辭止奏斥林

廷一人事遂已裕陵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唯語

人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腸

可致仕、公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成化初、姚文敏公既請謚、王佐、鄭埜又上言、公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學士侍、英宗經筵入內閣輔政、景泰間、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駕獨建備禮郊迎之筵、天順初、以老疾乞歸田里、遂卒于家、進退有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謚、庶表臣節、得贈太保、謚文義、

侍郎薛文清公

天儒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年領鄉薦、爲真定元氏教諭、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永樂己亥、貞改河南鄆陵、瑄補鄆陵諸生、中河南庚子鄉試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及父喪服闋、宣廟思得良憲、臣擢瑄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正統紀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璉薦瑄提學山東學校、瑄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諸生皆呼爲薛夫子、太監王振之專政也、問閣臣曰、吾鄉亦有可爲京堂者乎、卽以瑄對、召爲大理少卿、瑄至京、宿朝房、閣臣過詢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詣王太監、若主之擢、是王太監力、瑄聞之、不往、又使人語之、竟不往、諸公知李賢素善瑄、語賢轉致言、振數問之也、賢至朝房、道意、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其爲瑄也、振連揖之、

自是銜瑄矣。會有指揮某死，振姪王山欲娶其妾，其妻不可。妾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為辯寃，駁還。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誣瑄出入人罪。振喉言

官劾瑄得賄，故庇死獄。瑄遂逮繫當死。及至午門會審，瑄

呼王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為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

瑄不服問理。詔縛詣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而瑄神色

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

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

救，遂傳詔赦免。瑄家居六年。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

程信論薦起為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

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金英奉使出南京，公

卿俱餞江土。瑄獨不往。英至京，言於眾曰：「南京好官，唯薛

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為大理寺卿。是歲，瑄近七十，復乞

致仕，不允。英廟復位，素知瑄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入內閣，知制誥。一日，上御便殿，召瑄入，語移

時，尋命主考會試。事竣，轉左。瑄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

歎曰：「君子見幾而作，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

者從之，甚眾。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卒，年

七十三。天順八年也。謚文清。劉文安嘗請以公從祀廟庭，

今從祀。

○皆○愧○此○僕○

○

○

○

○

○

○

賴有正人

公○卿○

○公○卿○皆○愧○此○寺○

太常岳文肅公

人品
非相

岳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爲蒙泉先生。順天府灤縣人也。長身，美鬚髯，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

業。李忠文時勉，時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正與商文

毅、輅、彭文憲時、王端毅、恕皆與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

考誤寘落卷。侍講杜寧見曰：「此我輩人也。」遂擢第一。廷試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

兼編修。天順丁丑，改修撰。英廟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

忠肅、鄒亦薦之。六月，召見文華殿。上遙見正，遽曰：「好，

既陞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上曰：「正好，

問何處人？」對曰：「灤縣。」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治何經？」曰：

「尚書。」問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

取汝，朕今用汝內閣，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

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召亨、張軌自外入，見之愕

然。比入見，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軌請爲誰，

上曰：「岳正。」亨、軌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

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人對曰：「陛下旣得人，俟果稱

職，進官亦未爲晚。」上默然，自是宣召賜賚，絡繹於道。一

日，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是妖言惑衆者，獄具，僧坐反，太

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

耳、邏者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朝議建之時
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亨
等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正與呂文懿原見
曰為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
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
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上曰正言是也

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首無筭皆梟於
林木之上不能悉致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
面皆沙漠汝梟首置於何所其人不能對正聞為上言

曹石勢盛宜早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嗚呼成

祖之體恤楊榮仁宗之體恤楊士奇可謂委曲周至不
啻手足矣臣其有不以腹心報上乎夫此何事也可使岳
正述意哉正獨委身事主不顧禍患直徑造亨諷令斂戢
以此二人怨正日深矣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視草歷
陳弊政有曰敬事天神有未盡與祖宗成憲有不遵與
善惡不分而用舍乖與曲直不辯而刑獄寃與征調多方
而軍旅勞與賞勞無度而府庫虛與請謁不息而官爵濫
與賄賂公行而政事廢與朋姦欺罔而阿附權勢與羣吏
弄法而擅作威福與徵歛徭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里靡
寧與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與抑為軍衛

有司闖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與詞極切

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為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

州同知道漕以母老留閱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

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喉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掠

備至謫戍蕭州鎮夷所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氣奔欲

死涿人楊四者為正所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

睡謂正曰梏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燒熬令熱以酒噴封紙

就炙之紙得燥自然昂起楊乃為去釘脫梏剗其中復釘

而封之其人既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然可如何今奉

銀數十兩為壽不如納之正因此乃得至戍所時傳有

密諭岳正須生不須死又鎮巡而下素雅重正以故皆致

客禮賊不能害也上亦時憶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

膽越四五年曹石俱敗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嘗言

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為

民甲申茂陵即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

臺諫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詔正仍居原職吏部擬調

南京有旨勿調留充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錄時陳

緝熙邢遜之相繼為祭酒以官錢不注公用簿被讒得罪

去文達勸正代為祭酒正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為會

廷薦正為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

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正得知興化府至府作小西
湖開兼濟河築南北隄塞白埕港別購民田開河直趨涵
口修江口橋以至通津鐵河猴溪諸橋無不修治而白埕
功最鉅復購穀予饑民倉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
類多侵尅正親爲會計且教之納卒省半費而素覓利於
官者一旦弗得騰爲謗書獨彭惠安公韶陳太常音知而
辯之正亦厭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引疾致仕去至壬辰
九月十一日卒於家卒年五十五正於書無所不讀謂天
下事無不可爲高自負許俯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追古
作者字法精邃大書尤偉旁及雕繪鐫刻悉

常載

畫葡萄遂稱絕品有類博稿十卷行於世

李東陽贊云才之難其信然哉非才之難用之者之難也
我明一區夏幾百年至宣德正統庶富而教極矣公當
是時以文學取甲科天順復辟出膺召命居宥密遭際之
盛擬諸夢卜感慨奮發忘身徇國方將以功烈顯於天下
而爲權奸所構又厄於冒嫉投荒處僻竟不究其志以歿
豈才弗能哉夫當英祖之感悟憲皇之更化幸於側
有人焉猶且復用用則猶可以自見也惜哉然公之文章
氣節震撼海內傳之後世有斷斷乎不可泯者興化人旣
去而思爲祠以祀之他可知已或乃以浚恒之凶不密之

失爲公累是徒以成敗利鈍論非所以防世厲俗也謹備述之以備國史之闕

石淙楊一清簡李西涯曰蒙泉先生以文章氣節高一世夫人所共知至其遭際本末後生小子或未之能悉也走不及游先生門而獲從詞林先達後嘗擬之漢汲黯宋李綱之儔成敗利鈍不論也國史不可見若壙石之文葉吏部文莊固先生同志撰述似未盡金緋在躬非所以幸先生又借李白柳宗元爲喻雖意有所指豈其倫哉承示近所爲補傳閱之平生所知聞包括殆盡夫以門牆肺腑之深厚見而知之其言足傳而信宜莫若吾西涯公者而是傳乃成於三十年之後抑又何故是宜急托之木與誌銘並傳以解學士大夫之惑罔俾獨遺其後之人

水東日記云岳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胡未信而遽諫也季方應曰初上用我責任教戒甚至故我不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

類博稿云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下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正遂繫括其辭題於寫肖之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唯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然而靡憾也

定襄伯郭登岳先生贊云器弘而博義精而約才雋而腴志端而確既鍾之以秀美又文之以禮樂鏘金玉而協韶鈞豁煙雲而瞻山嶽是以蚤登龍虎之榜遂入絲綸之閣陪天語以從容握斗杓而斟酌寔王臣之蹇蹇匪常流之諾諾姦諛側目若健隼之擊秋風忠鯁犯顏尚苦口而思良藥廟堂之高不足易其介金革之困不足改其樂雖萬折而必東信六尺之可托噫斯人也行七十子之列則吾夫子答申棖之先必不曰吾未見剛慟顏淵之後必不曰未聞好學者也

李宏甫曰楊邃菴雖以葉文莊壙誌爲未詳以太白柳州此擬爲非類以金緋在躬爲非所以幸先生字字皆滴血可畏也然文莊壙誌亦自好宜并錄讀之又責李文正補傳成於三十年後其言尤爲真切嗚呼世間白日如過隙誰能耐煩等爾一落筆遂三十年也然文正祭文等皆淋漓可誦有欲知蒙泉岳先生者定當細閱文正先生之筆文正真不謬爲岳先生門下士與佳婿也其婿經其女甥婿辰祭文亦好且道二人皆是岳先生自幼選擇而成者豈不快哉

菽園雜記云潘流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季方同遊太學相友善流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流客京師後季方過陳緝

熙內翰見其友季思試季方愕視久之云此吾故友潘流清應真也翌日廷試命工寫真以予辰曰此汝父遺容命拜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泣而藏焉此亦衣冠中一異事

侍郎呂文懿公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公推厝景州時時至墓慟哭景人及道旁聞者皆酸惜已而奉母南歸家益貧知府黃懋閱秀水學宮文奇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乃有大士如呂生遺草萊中者邪急召公公入見衣藍縷試之舉業文理皆勝問經書輒能默誦懋驚異與新衣不受會理葺黌舍與諸餘材木又不受懋曰生家貧鬻此且得善價受之何妨終不受太守因益太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卽遣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進士第二入翰林時選翰林講讀官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紹商輅劉俊及公十人習制誥於東閣景泰中命倪謙及公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上一日至廡中命倪講詩國風公講書堯典上說問二人何官謙對臣右中允兼翰林侍講公對右中允兼侍講上又問中允講讀官

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上曰何跼蹐乃爾二人頓首對。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矣。天順初改通政右叅議兼故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曹用事知敬公未幾岳公正暨公列上石曹罪狀。上留中不發。曹石微覺。上意大恐遂共謀摘承天門夾詔中語謂內閣臣訕。上上大怒坐便殿召近臣厲聲曰正太膽對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岳正去公得留公與李賢同在內閣修大明一統志公充總裁母憂去道景州啟父窆歸合葬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公在內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統綺篋中唯賜衣幾襲輒分祿贍宗姻貧匱者子憲廕試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

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上曰何跼蹐乃爾二人頓首對。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矣。天順初改通政右叅議兼故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曹用事知敬公未幾岳公正暨公列上石曹罪狀。上留中不發。曹石微覺。上意大恐遂共謀摘承天門災詔中語謂內閣臣訕。上上大怒坐便殿召近臣厲聲曰正太膽。對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岳正去公得留公與李賢同在內閣修大明一統志公充總裁母憂去道景州啟父窆歸合葬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公在內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紈綺篋中唯賜衣幾襲輒分祿贍宗姻貧匱者子憲廕試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

中書舍人舉鳳天祿瑞鳳官南太

不苗如午士如餘其無餘對中舉顯亦幾莫聘公新觀

觀合葬卒醜甄將式卦浪蓋文續公丑內閣六平繼察

內閣參 大世一錄志公衣錄殊母憂去能景州烟父家

續藏書卷十一

內閣輔臣

太師李文達公

大賢
人六
用八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生而氣宇凝重舉宣德七年壬子鄉

試第一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廳事上布政使李昌祺

舉酒酌口將必有名世之士乎癸丑舉進士奉命察出

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瑄以御史家居賢往造焉英宗

嗣統賢上疏言今京師鞵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

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鞵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鞵官

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乞勅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

唯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之患。雖議者難之，而已巳之變，畿內韃官羣起，扇亂應虜。賢言始驗也。正統元年丙辰，授吏部驗封主事。會有旨，文武誥勅三年不得請，必候九年。賢復上言：此獎勵臣下之良法。若候九年，則得者恒少，不得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便。十年乙丑，陞考功郎中。轉文選。十四年己巳秋，虜寇大同時，關王振力主親征。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賢代之。英宗北狩，扈從官多預難，賢瀕死而還。景泰二年，詔議禦虜長策，賢請用戰車火鎗，行可驅敵出境，止可衛民力耕。是年以廷薦，陞兵部右侍郎。明年壬申奉命察四川有

司不職，又明年癸酉還京，改戶部。五年甲戌轉吏部。英

宗復辟，一時輔臣多竄死，遂以人望召賢兼翰林院學士，

入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欲以汪

后殉葬，上問徐有貞及賢。賢言：景泰初，汪后卽不得志，

况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爲宜厚遇之。上憮然，以賢言

爲然。山東奏民飢，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上復召有

貞及賢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飢者。賢言：天下

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

饑死而不拯也。因墮廢食，豈爲人上之理。上深以爲是，

命增銀四萬兩。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上復

辟功竊弄威福。上漸不堪，密語有貞及賢，會亨率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上嘉瑄敢言。

命吏部識其名，亨還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賢所使，相與懇於上。言已有迎復功，為有貞賢等所傾，因伏地流涕。

不巳，乃諭旨言官劾賢等，并下詔獄。其日風雷雨電大作，損殿宇，公署瓦木。上悟，釋之，俱詔謫外。賢得福建布

政司叅政，將行。吏部尚書鹽山王翱是日得專對，語有間。上曰：「李某不宜與有貞同罰。」王翱因頓首力言：「賢淳謹，可

大用，只宜暫改南京，翔意賢且可遠去避禍，不意。」上顧不喜，曰：「南京遠，宜留賢。」吏部左侍郎學士踰月，承天門災，

詔復尚書。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賢曰：「陛下此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御史劉濬劾太傅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上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

損，且將校聞濬言，豈不解體，欲遣人繫濬，賢曰：「耳目之任，職所當言，唯明主用其是，而舍其非，不當見譴也。」石亨等

遂乘間讒賢，以為阿護文臣。上知賢已深，大悟賢言為是。濬得薄責已，而溥還自陝西。上曰：「溥為主將，畏縮致

敗，不罪，何以警眾，遂下溥獄。初，上於便殿屏人謂賢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賢曰：「人

主之權不可下移若陛下每事自斷公以處之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自少矣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薦已上廉其詐并逮亨置法因問賢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上恠之賢曰天位乃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好名正言順何至以奪為功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非為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不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陛下者因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耳今為此輩損大半矣上竦然大悟詔凡以迎駕奪門

冒功陞者四千人悉褫職中外肅然蓋非賢忘身殉國不避讐怨莫敢發者是冬賜甲第一區賢上章懇辭上曰聞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近居以便宣召也遷居日上及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賚時江南北大水加以師旅賢言宜布寬恤之典遂罷天下所取花木板枋之類乃暫免采柴追馬清匠刷卷諸事而采柴一歲省銀三十餘萬兩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欽懼與吉祥養歿士謀不軌欲幽上於南宮而立皇太子是日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為亂朝臣當道或有憾者戕害之擊賢傷首及耳且持賢謂曰某等迫於讒間不得已為此請入疏申救我賢

曰爾既殺讐償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上得疏乃知賢在既脫難急召入宮賢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唯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自石亨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遂至此極。上悉報可下寬恤條而以開言路殿焉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不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虜虜引去邊臣請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息之期况人民俱輸疲困已極宜趁河開班師使民得

屯種爲便。上命廷議卒從賢言。七年癸未春。上以足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宮代行可乎。賢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上至齋宮。復

召賢曰。朕惟俯伏艱於起身。欲令一人扶之。何如。賢曰。

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竣事而還。八年甲申。春正月。上不豫。臥便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搖。奈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

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

至。賢扶。太子曰。謝。謝。太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

泣。讒竟不得行。太子卽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餘官

如故會災異屢見大風拔郊壇樹木飄瓦賢疏上無狎左
右聽其冒誘吳后廢飛語欲害賢上遣衛士宿賢家出
入呵護總修英宗睿皇帝實錄成有司請造鹵簿已得
旨矣賢聞之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貯內庫未經御
者今恩詔方頒百姓始得甦息奈何復爲此上卽日
寢其旨會奪門功冒陞者又羣囂訴上賢言曰自石亨
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唯幸有事宜早治
之且請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上而
是賢言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與
濟伯楊琮以下俱奪爵蓋賢欲消患於未萌故於上卽
位極言之由是洵洵者衰息有識者至今以爲難丙戌二
月聞榮祿公之喪詔起復賜賻甚厚復賜素品備途中
食用而令有司爲營葬事遣太監林典輔行旣抵家襄事
興卽日促賢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上慰勞有加而賢
感疾浹旬不愈以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賜第享年五
十有九贈太師諡文達李禿翁曰蚤知起復到京卽病故
不如終三年喪矣然此人不壽非國之福也故至于今猶
令人痛時會試被黜者訴考官有弊上以章示賢賢曰
考官實公如臣弟讓亦不在中列可見矣上意遂解言
路屢闕屢闢而不至於銷鑠皆賢力主之其薦用耿九疇

軒輓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馮宗
諸文武大吏皆得人

菽園雜記云羅修撰倫疏論南陽李公奪情事謫泉州市
舶提舉章編修懋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杲皆疏論元旦觀
燈事章謫知臨武黃謫知湘潭莊謫桂陽州判後淳安商
公復入閣言於上皆復其官於是羅爲南京翰林修撰
章黃皆爲南京大理評事莊爲南京行人司副適廬陵陳
公文卒有爲詩悼之者末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倫
已復官蓋先是大臣遭喪奪情起復比比皆是至是始著
爲令聽終喪三年奪情起復間亦有之然實出朝廷勉
留至意如南陽李乃可

寓圃雜記云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好陷害人同時有袁
彬指揮者隨英宗北狩有護蹕功達恐其逼已令邏卒

發其陰私欲致於死有楊暄者智謀士也素識彬因抱不

平爲彬訴屈奏達違法二十餘事奏入上令達逮問暄

至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

暄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

左右暄以實告因告曰此內閣李賢與君侯不善因爲此

奏使暄投進瑄實不知所言者何達聞甚喜方飯至卽以

酒肉賞之早朝達以其情奏上命押諸大臣會問於午

門之前方引暄至達謂賢曰此皆先生所命彼與我無干也賢驚訝暄即曰此達以酒肉賜暄使暄言如此昨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達二十餘條略無餘蘊押官與大臣皆曰達不能辭其罪矣錄詞以進上命法官正達罪謫戍廣西以死暄得脫袁復寵任如故京師人多能道其事者又云天順改元徐有貞方得君上問岳正可用否有貞曰性剛褊正又過臣恐不能共事又問李賢何如有貞遂贊賢因得入閣

雙溪雜記云宣德間三楊用事勅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天順末李賢始令吏部方面官有缺推舉二人請旨簡用至今為例

瑣綴錄云天順七年錦衣衛指揮門達總管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人莫敢言自計得以進言者唯李閣老與袁指揮彬耳謀欲排去之乃摺據數十事以聞上欲

法行但諭之曰從汝挈去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訊苦楚莫能自白時有一藝人楊暄善倭漆畫器

而○伎○與○之○持

宣廟喜倭漆之精令暄往學之歸

號楊倭漆者憤疏論救達欲并中李閣老逼楊暄指為李所嗾楊懼拷死於獄乃誑達曰此實李所教但我言於此無人証見不若請會多官廷詰我對衆言之李無得辭達信之明日遂遣二官校徑詣閣門要李出午門聽對楊大

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我一市井小人、如何見得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達教我指也、達失色、由此彬得從輕、楊亦免、人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達亦遣校尉往緝、務欲傾李、達尋坐劾謫戍、彬復職、餞送達出城如禮、亦人所難矣、

瑣綴錄云、公為人恭莊嚴重、天順庚辰、會試罷、予同眾考官見公、詢及人物、予曰、五經魁中、張元禎、神童也、人物獨王一夔、及請選庶吉士、元禎不與、公曰、此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與之、成化丙戌、廷試、王冢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為第一、公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第一、憲廟

即位踰年、公丁父憂、乞終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公、其中詞涉詆訐、公怒、力辭職、朝廷黜倫乃已、予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留倫、公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此公之言、未為無理、禿翁曰、襲亦不必、要亦不必、總是愛官做耳、又云、天順中、李文達獨見寵任、時冢宰王九臯

大司馬馬昂雖蒙英廟眷遇、而實賴公維持、公凡有所薦、必先諭意於二公、及至御前、疇咨時、文官則諉王公、武官則諉馬公、或時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某等再審、以是上不致疑、下皆信服、又云、天順初、徐有貞、薛文清、許道中、皆被逐、唯李文達端凝得體、薛雖學行

老成而因奏對誤稱學生遂失寵求退徐貌陋心險許鄙
劣放曠英廟始見徐退論左右曰徐有貞可惜無福有
貞一日入東閣階峻雪滑許失脚傾仆倒流匍匐復上徐
俛首側項噓然而笑至東閣會揖後與許猶笑不已岳正
進對盡言而唾涕濺御衣不自覺英廟嘗諭侍臣曰
齷齪鬍子對我言指手畫脚故此數人旋被棄斥唯李始
終保全

李宏甫曰既已食君之祿官居一品君命起復卽宜不俟
駕行矣不必恠東恠西謂彭華嗾使羅倫以代公表白反
使羅倫亦蒙不避之名也余謂若欲盡孝自不宜出仕既
出仕藉君養親又持終喪之說以買名皆無廉耻之甚者
苟在朝不受俸不與慶賀不穿吉服日間入公門理政事
早晚焚香哭臨何曾失了孝道况忠以事君敬以禮國委
身以報主忘私忘家又忘身正孝之大者乃反以爲不孝
可與天順反正八年之間非文達挺身負荷則曹石之徒
依然敗壞潰裂不可收拾矣何莫非文達行孝去處而必
以區區廬墓哭泣乃爲孝邪吾不知之矣

太傅商文毅公

商輅字弘載號素菴浙江淳安人生永樂甲午二月二十
五日舉宣德乙卯解元明年會試弗利入太學李忠文公

時勉為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正統九年乙丑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丁卯命選詞臣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與焉已已車駕北狩郕王監國召入內閣備顧問預機密陞侍讀時北虜入寇人心洶洶輅力主羣議請郕王即真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虜逼京城輅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遣官撫輯旬居之虜徵各邊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虜首偽為喜寧報誘擒也先書虜得勝與書自相疑遁明年景泰紀元陞翰林院學士本年秋英廟回鑾輅迎至居庸關既而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雖被重刑猶窮治不已輅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傷骨肉之情由是盧忠得罪三年議易儲輅謂此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兼學士五年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上怒下之獄輅因召對力掄綸竟得免景泰七年丙子寰宇通志成擬進官秩時閣老皆職保傅止進兼官擬輅陞兵部尚書稿已定付太監王忱將進少保王文耳語王忱云諸總裁皆止進兼官商豈可獨陞至期勅出輅仍舊兵侍加兼太常卿而已丁丑春景皇帝不豫與陳循等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輅援筆增二語云陛下為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而○正○
 ○而○
 ○婉○

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且進至期變作實正月十七日也
英廟復位卽日以迎立事置少保于謙王文等極刑召輅
與高學士穀入便殿慰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
心如今正要爾宜用心辦事且計議改元年號草詔頒
敕石亨密語輅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款輅
曰舊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騰誣謗輅欲附致于少保刑
案太監興安爲輅和解而
上愈怒興安奏曰當時此輩
附和南遷不省將置
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卽復爾邪
上怒乃解但削輅爲民輅去後
上每念商學士朕所取
三元嘗與姚夔效力東宮最多而議者從旁排擠竟不復
召
憲廟卽位明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輅復舊任戊子
地震乞休不允尋因彗見言官有所誣詆輅又力求退奉
旨朕用卿不疑何郵人言卽欲加譴言者輅言臣嘗勸
上優容言官召用羅倫已荷嘉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
公論何
上乃召輅至榻前勉慰再三尋陞爲兵部尚書
仍兼學士時皇莊甚爲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爲家何以
莊爲十年改戶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一日召
見議及郕王監國輅觀縷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
右聞之皆泣
上亦泣遂復帝號夏月皇子薨
憲皇以
嗣續爲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畏忌無敢語輅獨婉

轉探引、東宮乃立復上疏略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
 繫、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者皆謂、皇子
 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猶為未順、伏望勅令
 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養、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
 庶得以遂其母子之情、愜衆人公論、逾月而東宮母

紀貴妃薨、輅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歛悉如禮、十三年丁酉、
 命兼謹身殿大學士、時內官汪直新坐西廡、威擬至尊、輅
 疏十罪、并指羣小韋瑛、王英輩過惡以聞、且曰、用此人實
 係天下安危、上恚曰、用一內臣、遂係天下安危乎、命太
 監懷恩傳旨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該請旨、

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
 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而擒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
 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改易、此人不黜、國
 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咋舌而退、上乃即日徹去西廡、
 由是見忤於直、會前輔臣楊榮、曾孫暉以罪逮至京、語連

及輅、直從中主之、同列又從旁切擠、輅遂請老、加少保、給
 驛以歸、輅去、萬安為首相、復西廡、直益橫、諸大臣皆諂事、
 見輅能為有一無

直矣、輅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輅丰儀山
 峙、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馬鈞、陽曰、
 我朝賢相、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子良臣為翰

林侍講

楊子器傳云、公致仕歸、北劉見其子孫衆多、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孫若是、瑣綴錄云、公罷政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得、体、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及陛見、方巾絲縑、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爲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

殿學記云、予以闕逢敦祥、發練浦、汎清溪、艤棹桐江、眺望文毅之廬、高峰回合、千巖蜿蜒、殆間氣所鍾也、及讀國史、見諸疏侃侃有大節、嗚呼、宋之王且王、曾宋庠俱以三魁致位宰輔、若文毅者、視古先哲、何愧邪、

太師彭文憲公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時自小端重寡言、及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李、公、知、人、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戊辰、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初謝恩、以誤入朝被劾、上唯命錦衣衛

尋索而已、已巳秋、英廟北狩、郕王監國、被命同商輅

入內閣、與陳循諸老遊、繼母余卒、時乞終喪、不許、尋陞翰林院侍讀、復上疏、力求終制、忤旨去、三年服除、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不得入內閣矣、七年寰宇通志成、遷太常

寺少卿、英廟復辟之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謫罷、上召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爾是十三年狀元邪、對曰、臣不

才誤蒙 聖恩拔擢因叩頭者三 上又問第二陳鑑第
 三岳正乎對曰然又問汝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
 上笑曰正好用已而命下復入內閣典機務以前職兼翰
 林院學士 上方倚任李賢數召面議賢退亦諮時而心
 服其諫每語人曰彭公君子也戊寅春上 皇烈慈壽皇
 太后尊號 詔告天下時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
 李曰一年兩赦恐非所宜時曰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遂行
 類推 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與
 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此恩典始與 上徽號
 相稱李賢喜曰是也即擬進呈 上大悅甲申正月 上

不豫至初十日疾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
 占使書其一東宮即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
 三勿以嬪御殉葬其四殯歛器服書畢命牛玉將去閣下
 令為朕潤色時等見而大驚牛玉曰 上意謂事不可測
 且說下不用何妨時等嘆曰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
 殉事尤高出千古不須潤色言畢時不覺淚下牛玉備以
 前言復命且曰彭某甚悲愴 上聞而隕涕已而曰且收
 着待我去後遵行至十七日 駕遂崩 憲皇嗣統進吏
 部右侍郎兼職如故二十三日議上 兩宮徽號內臣夏
 時倡言曰錢乂病只尊所生母為太后足矣李賢曰今日

合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若爲此舉反遺所當尊豈不乖戾李言是夏旣入少頃出傳仁壽宮

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

理宣德自有例李目時曰爾執筆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

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旣如此便照例寫讓表時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是日同議

者心知不可而不敢發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你每偏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大言曰太祖

太宗神靈在上誰敢二心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皇上聖德也若推

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乃曰如此是好夏色少懼遂再入請命良久出口得上位再三勸諭已蒙

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旣是同尊如何又要分別時曰加二字便好稱呼非

有尊卑也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是日諸臣咸懼逆意隱而不言唯李開端時極力繼之賴皇上孝事兩宮如一

故能委曲勸諭仁壽以成大禮後數日太監單包至閣曰同尊二母是上位本心但屈於親母而不知禮之人

卽欲逢迎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時同僚不言者

面聽覃語，深有慙色。是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二年丙戌，乞歸省，詔馳驛往還，遣長隨張敬護送，抵家未踰月，手勅促還朝。三年丁亥二月，至京。八月，總裁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四年戊子，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時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無可議者。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時與在廷文武羣臣跪伏文華殿三請，上爲感動。始從。時議七月，陝西奏報平涼府屬縣土達滿四，糾衆劫掠四出。時請勅鎮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間參將劉清

禦賊敗績報至，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賊。已而聲息益急，復請調京軍以往。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忠未至，寧夏陝西二處官軍不待延綏兵至，仍復輕進大敗。死者數千人，軍器悉爲賊得。賊又保守石城，山勢險固。劉項進兵近山，分兵七路圍之。而副將毛忠素恃勇敢，不湏大軍之集，自領銳卒登山仰攻，從致敗。勦身殞，賊巢京師士夫聞益危懼。兵部尚書程信恐劉項不勝任，請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四萬助戰。命已下，撫寧難之，奏定賞格，謂必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然。時見其張

大難於遽止第令且整軍裝待有急報啓行至十一月項
知朝廷已別命將乃奏云宜令總兵星馳赴援倘不日

破賊則一面奏報上命太監懷許黃三人召兵部至閣

計議程謂事急行不可緩時曰賊若四出攻劫誠不可緩

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

也京軍何用再行商亦曰觀項布置賊不足憂矣時因問

程曰京軍若往何日始到程曰來年二三月時曰益緩不

及事事之成敗只在歲終京軍不行爲宜諸太監皆曰然

因問邊軍去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商曰邊軍去無害也

乃令邊軍行留京軍而往營將不遣程又請差錦衣衛千

戶一人去看動靜時止之曰去看無益徒失將士心耳程

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相

知者咸爲時懼曰止軍不發公何所見時曰觀項疏曲折

知賊決可平但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故也眾猶不信至

十一月二十邊捷至知以十月二十一日執滿四等賊寨

悉平羣言始息次年正月解滿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

親問之云某等被劉清并指揮馮傑剝削不過且又追捕

爲盜不得已遂反非有他也因下劉清馮傑於獄鞫問得

實誅之中外稱快上大喜賜內閣等俘奴一人改時吏

部尚書十一年乙未正月陞少保尋得病遂不起贈太師

謚文憲

太保劉文和公

劉珣字叔溫青州府壽光縣人正統十三年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編修天順二年陞右春坊右中允侍東宮講讀憲廟登極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成化十一年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珣在講筵甚久受知憲廟呼爲東劉先生特賜圖書二十一年或構飛語假俳優以中傷珣珣遂乞休詔允之珣鄙薄萬安時對客罵安負國無耻安積聞深恨之故去及卒贈太保謚文和公美姿容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鑾成化初

議睿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密疏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當是時公與博野同在內閣人稱公東劉博野北劉林俊嘗曰余以妖僧孽寺售術貢邪肆興土木不揆狂躁上干宸怒萬頸俱縮縛下詔獄鬼錄爲伍唯公難立爲上解乃得薄謫崔銑曰公秉心不疑諒直無顧而讒嫉肆行構惡於羣小假威於邏卒竟去位嘉靖二年言官疏公孝友孚化於鄉閭乃爲立昭賢祠以祀公

閣學記云予觀東土志謂珣事親孝母沒廬墓時父舅在珣昧爽問安畢復詣墓所郡守李昂表其里曰仁孝豈卽

昌黎所謂出則秉笏垂魚，入則問安侍膳者邪？嗚呼！孫子之昌，固有本矣。

太師劉文靖公

劉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父任華州教諭。先時大母張氏夢一偉人，致上帝命，持紫玉帶賜其家，驚而寤，恍然猶有見也。時白夫人已有身，比寤，則報生男矣。教諭公大異之。景泰癸酉，舉鄉試。天順庚辰，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甲午，進修撰。丙申，陞春坊右諭德。丁酉，進左庶子。丙午，陞少詹事。凡三任，皆職輔導。皇太子二十三年丁未，

孝宗錄輔導功，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

預機務。賜胡騎夷奴。戊申，改元弘治。知經筵事。辛亥，進禮

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甲寅，加太子太保，賜麒麟服。進武

英殿。戊午，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

殿大學士。自戊申以來，孝廟御極已十餘年，益明習機

務，厲精求治。而健亦身任天下之事，凡進用大臣及政事

臧否，反覆侃侃，竭忠悃。上未嘗不嘉納也。健又引李謝

二公入同輔政。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召健等至，則屏

左右，俾莫得聞。但聞上數數稱善而已。上性至孝，望

治甚切，而謹守成法，不輕變易。有時及官府，必欲劓抑近

侍之權復。太祖之舊，而誰料其遽至宴駕也哉。豈非蒼生之不幸與。乙丑，上寢疾，召健等至大內，進御榻前，執手歔歔，令太子侍立，具言軍國重事，命健等悉心匡輔。健等皆泣受命，莫能仰視事，具載秘史，弗能詳也。武宗卽位，健以顧命大臣，翼新政，舉故事，百度振肅，海內晏然。屬逆瑾竊柄，奸黨盤據，國事日非，健率同官自劾上奏，其略曰：陛下卽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倣成風，非唯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破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兵戶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

衷事非獲已。若諉顧命之名而不進輔導之實。因循翫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用是共瀝愚誠。上塵天聽。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齡。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不報。健又率同官上奏。政令十失。極其剴切。上付各該衙門。查奏革之。未幾。戶部尚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瑾。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共爲內應。健等助之。獨焦芳。媚瑾。以健不附已。力攻健。希入內閣。致上震怒。傳旨捕岳等。繫獄。令劉瑾入司禮監。瑾等先嘗奏內閣。納賄行私。欺壓內官。軍職形於劇戲。上已信之。至是。遂令劉健謝遷。自陳致仕。又榜示天下。指爲朋黨。矯詔奪其官。謫罰米。肅皇嗣位。詢謀遺老。意欲召用。而健年已九十矣。乃降詔存問。明年。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羊。上尊酒。終時壽九十三。贈太師。謚文靖。

太史氏曰。國朝監前代壅蔽之禍。罷宰相官。事歸六曹。權在人主。迨文皇時。肇設內閣。立大學士。與天子議機務。可否。稍稍有權矣。然官不過五品。比後。乃至三孤。領尚書職。猶不得專制外事。嗚呼。其慮豈不深遠哉。弘治間。孝宗皇帝卽位。旣久。勵精思治。登庸俊賢。內則文靖暨李謝。二公。參議朝政。外則鈞陽。華容。洪洞。浮梁。諸公。戮力陳列。

君明臣良此萬世一時也迨敬皇帝崩武廟卽位逆瑾以黠悍竊政罷棄諸大臣朝政反覆蕩盡

雙溪雜記云劉健在內閣時河南有馬文升許進劉宇焦芳李燧何景明文升在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委任欲添設兵備按察司官監之健票旨不准許進爲戶部侍郎同平江伯陳銳統師出宣大禦虜畏怯無功能進職致仕焦芳爲吏部侍郎建言禦虜四事健票旨云這本所言窒礙難行李燧爲鴻臚寺卿年已深矣止轉太僕少卿何景明年少而文人謂必選入翰林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除景明中書舍人至提學副使不壽卒然則居內閣而不狗故舊者僅僅健一人耳李禿翁曰故舊雖不當狗人才尤不可棄又云國朝名臣謚文靖者尚書蕭山魏公驥年九十八顧未得柄用少師宜與徐公溥顯矣壽纔七十二公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者十年奇矣哉

近峰聞略曰公罷政歸西崖李公祖餞欷歔泣下公厲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矣

白沙語要云劉文靖講人之生也直章一論判善惡於一言決興亡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與

太傅謝文正公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甲午鄉試第一，乙未會試第三，廷試一甲第一，授翰林修撰。辛丑同考禮部，癸卯冬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德。甲辰再同考禮部，孝宗毓德春宮，慎簡侍從，首及遷。乙巳克經筵講官，丁未孝宗登極，推恩宮僚，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仍加俸一級。初開經筵，奉勅爲日講官，與修憲廟實錄。辛亥實錄成，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俸如前。八年乙卯春，詔以本官入閣辦事。丙辰命主會試，丁巳勅修大明會典，爲總裁官。戊午春，皇太子出閣，奉勅陞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己未賜一品服。癸亥會典成，陞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武廟登極，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餘秩如舊。十月引疾乞休去。先是焦芳入閣，憾遷嘗舉王鏊、吳寬而不及己，會鄉人以賢良應薦，芳和逆瑾謂遷違詔格，與劉公健俱褫職。又矯旨令遷弟武選員外郎廸致仕，子編修丕除名。庚午瑾誅，詔復職致仕。辛巳世宗登極，臺諫連疏薦遷，乃遣行人齎勅存問。廸起參議，丕復任翰林，遷遣子正入謝，廕爲中書舍人。癸未復令有司時加存問。丁亥二月遣行人陳侃齎勅起遷於家。時年七十九矣。十月抵京，進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辛卯二月疾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謚文正。

太傅丘文莊公

丘濬字仲深瓊山縣人正統甲子舉廣東鄉試第一兩試禮部名在乙榜當授教職辭卒業太學祭酒蕭鑑深器重之景泰甲戌復試禮部廷試第二甲第一選庶吉士讀書秘閣七年授翰林院編修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決濬條列事宜李文達公賢一見卽代上之成化元年陞侍講命與修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歿當著其不軌之迹濬曰已已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以不軌豈可信哉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濬自出已見撰史略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末未可遽奪漢唐之初未可遽予乃作世史正綱以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本年陞祭酒十六年加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復謂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作大學衍義補值孝宗嗣位書適成乃表上之上覽之甚嘉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時濬年餘七十矣弘治四年憲宗實錄成公充副總裁加太子太保本年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初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黜之所黜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

公方岳以下有微瑕輒黜黜者亦不敢訴濬深知其弊言於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祖宗舊制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亦勿黜醫官劉文泰平時往來丘家以失職怨望奏訐冢宰王公怨衆疑出丘意李宏甫曰非丘喉之醫官敢訐奏冢宰哉故宜科道以爲言也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目疾辭不允八年卒於官贈太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謚文莊官其孫當爲尚寶司司丞濬嘗謂朱子家禮崇本敦實然儀節略焉爲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有考又謂朱子微言散見語錄間學者率未易求采其精者爲二十篇倣魯論語作朱子學的其他著述甚富世稱其博

治世餘聞云瓊臺丘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醫劉文泰訐奏三原王公嘗與劉吉不協劉作一聯書其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爲然李禿翁曰公旣爲古所貶則可以知公矣時論亦何足憑邪又云丘瓊臺嘗以糯米淘淨挾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白麩一分搜和圓爲餅其中餡隨用爇熟爲供軟膩

甚適口公以此饋中官因而得進上上食之喜命尚膳監爲之進食不中式司膳者俱被責因請之丘丘終不告中官歎曰以飲食服飾車馬器用進上取寵此吾等內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也由是京師傳爲閣老餅焉守溪長語云丘閣老於子史無所不通而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以爲非人所共否必以爲是其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李禿翁曰時既有秦檜自然恢復不成矣其黜元不當與正統許衡不當仕元尤舛謬

雙溪雜記云劉吉致仕丘濬徐溥在內閣濬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太甚弘治癸丑春朝覲吏部以黜陟聞濬擬旨留用者數人衆多笑之又曰與溥論所異同濬輒怒粹冠於案執愈堅真不脫海蠻氣習

太師李文正公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曾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東陽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上甚喜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鑑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益稷篇唯荒度土功一段大義命肄京庠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

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三年，與修實錄。十年，陞侍講。十九年癸卯，進侍講學士。二十年，充東宮講讀官。二十二年丙午，主考順天鄉試。尋丁憂。弘治二年己酉，起復。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四年辛亥，預修憲廟實錄。成陞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爲第一。七年甲寅，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王奏請命官往問。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卽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丁巳，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復會同官疏奏未報。會武岡知州劉遜逮繫科道具奏。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上疏救。上爲霽威。卽日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職焉。十一年戊午，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復召問親定團營總兵官。九月，清寧宮災。東陽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謀。越二日，有爲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

爲不可及清寧宮成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以爲不可上俱從之巳未程敏政典試爲給事中華杲所劾上命東陽覆試壬申會典成賜玉帶十六年癸亥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孔子於闕里還上時政疏命有司議行十八年乙丑上不豫召入玉几前受顧命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傳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如故元年丙寅上不親政東陽同劉健等上疏不報於是復同疏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邇者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於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略不豫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亦不報會府部科道疏請誅瑾不遂瑾遂矯詔逐劉健謝遷獨留東陽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丁卯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爲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東陽上疏力救乃得戍邊三年給事安奎御史張或忤瑾荷校東陽又上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力救是夏早朝罷有文書一卷委於丹墀皆是專錄瑾等過惡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瑾等面詰何人所爲衆冒暑忍饑久跪隨有仆地曳出而死者數人申刻一時

一作
乃奎

三百餘人俱下詔獄東陽論救乃得釋有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陞土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查舊盜七十家窩主隣佑俱照新例籍沒發遣東陽皆極言之乃得免查究瑾又巧取橫歛因而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註誤假以姑免提究爲名各發米實邊士大夫畏其凌虐甘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東陽委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關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天下司府州縣預積倉糧東陽因言各官罰納其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爲實用遂免輸邊之勞其隨事應變潛消默奪使天下陰受其福類如此

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瑾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益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勅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拘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强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

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唯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餘如所議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銀爲贓遂致大獄必欲寘之死東陽力爭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

今其子孫俱已革陳瑄不從廝殺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廝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止革熊爵會寘鑄之變朝廷命將出師詔誥天下內一款取回各處差出官

校瑾不然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僞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

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偽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乃語塞。八月十三日，寧夏獻俘，既入東安門，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劉瑾十七事。武宗震怒，當夜遣人執瑾。次早，令太監溫祥等持永疏至內閣，讀畢，徐問曰：「今當如何？」祥輩曰：「已收逮矣。」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曰：「須傳旨行。」東陽援筆擬進，於是降旨，特令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嚼之，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焉。是時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為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諂。上怒甚，欲降敕切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為故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託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唯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雖於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况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若指此論罪，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今劉瑾已正典刑，伏乞聖明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一應文書并行燒毀，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上以為然，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上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蔭其從子。」

兆蕃爲尚寶司丞復上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唯欲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於朝奏講談之暇安處官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七年巨寇劉六衆至數十萬及賊平加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上疏力辭有獻密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上遣司禮監與谷大用至閣議東陽力以爲不可大用謂此事非我輩所爲自有先入之說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知其不可若勉強曲從卽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固存往返再四乃具揭帖略陳其故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胡虜十分緊要朝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劉賊猖獗動調官軍乃是一時權宜非得已也况今正是防冬時月如以聖駕看牲在邇欲比常加意竊見總兵部永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密

切行文暫帶領邊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穩當人心安靖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迫令擬票去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有急事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強買貨物姦汗婦女將官護短不肯禁邊方受害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市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糜費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或變起於道途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今五府以為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為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為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為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內降行之東陽遂乞休賜勅俞允廕其從子兆延為中書舍人十一

年卒於家，壽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有懷麓堂藁，前後續百餘卷。

汪俊云：畿甸羣盜，勢甚張大。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恐爲所脅制，倡爲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公，公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非夷狄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遭其荼毒者數千萬。」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永等嘆曰：「老先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

近峰聞略云：少師西涯東祀歸，上通達下情疏云：「請以所見喻之，節用度如闡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淵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唯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善啓人主之聽。

楊一清云：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歆然，雖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特不易所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立於世者。蕪對錄云：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上召至暖閣，健等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不可不講。」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

名商人無利、不肯上納。上問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歐陽駙馬販私茶數百斤、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近來廢弛、殆盡、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勵精思治如此。

雙溪雜記云、東陽以神童與程敏政齊名、專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當時有識之士、以爲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番文士、尚名矯激、世變必起、後李夢陽草疏、欲殺劉瑾、而謀慮不審、且疏中既以甘露之變爲言、而躬自蹈李訓之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爲制度、自此不可變更矣、且草疏者、李夢陽一部屬、而諸司英傑、平昔以文章氣節取重於世、皆翕然和之、韓文亦與東陽交厚、夢陽詩甚爲東陽賞鑒、故文

不敢少遲夢陽之奏而九卿大臣景從文後亦不肯略出
商量萬全之策皆氣節之盛使人不敢致思也李禿翁曰
此段亦是一大議論但當時洛陽爲首相其識見亦只是
夢陽等雖文正爲次輔亦不敢與之商量萬全之策况韓
文九卿諸公哉故謂當時諸老盡出一時搏擊之習無一
人能爲朝廷計又遠圖萬全者可也謂其咸相隨而就夢
陽之後不可也文正雖以才學知夢陽然夢陽實不知文
正使其能知文正一兩分則文正不孤矣何待結識新都
倚託梁費而後致身以去邪故知爲文正者實難後之學
者慎勿容易草草論文正又曰劉瑾竊政戶部韓文爲除
率九卿共劾瑾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徐智爲內應而內
閣劉健等又助之時王岳等大爲上所信任密奏朝中
多官劾奏瑾等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欲待明早發
旨捕瑾下獄瑾等遂趨至御所俯伏哀號訴岳等內外
交通欲害我等上曰且待明日瑾等曰若待明日臣等
再不得見天顏矣湏今晚拿岳等三人送獄方可上不
得已領之瑾等遂出傳旨夜捕岳等繫獄明日奏請劉瑾
入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兵馬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
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等並司
營務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行至臨清將王岳

內閣補
卷十一
三

縊死由是權歸瑾等勢傾中外卒令劉健等三人自陳致仕李東陽獨留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從東陽門徒最盛初皆以爲東陽素有文名故得不去及後劉瑾於朝陽門外創造玄真觀東陽爲制碑文極其稱頌人始議其泄捕瑾等之事真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也哀哉又云劉瑾旣誅而政權仍在內臣魏彬掌司禮監印決大政馬永成等又奏有旨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時東陽廷和梁儲費宏四人在閣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各作長詩示永東陽爲窮字拆點畫爲句極工永大悅命工刊印裝錦軸送人未久山東盜起人以爲窮苦之應東陽又囑楊一清作平定寧夏碑頌永功德後泯不傳嗚呼傳亦有何嫌也又云正德間內官賜生祠額護勅皆劉瑾分付內閣李東陽楊廷和創爲之使東陽執奏我輩不過講讀視草之官不由六部執掌奏行者不敢撰寫且舉大明律結黨亂政之法最重如此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後東陽卒謚文正何所據哉李禿翁曰此真是放臭屁也

殿學記云予觀楊邃菴叙懷麓堂藁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太河之源出崑崙經積石由龍門至底柱吞吐百川

溼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邵二泉敘續藁云盛德嘉謨澤被海內如大將禦戎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嗟乎可謂知言矣予以爲弘治間薄海外內泰和流行兵以不試爲威財以不蓄爲富刑以不用爲治伊誰之力邪君子是以知文正不可及也

國史實錄云弘治七年大學士徐溥等奏文臣誥勅當如舊專官撰擬遂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領其事又曰東陽在翰林以文學名前輩或忌之遷侍講學士數年不與經筵劉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唯見東陽則改容起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助瑾煽雲東陽隨事彌縫去其太甚

鄭端簡云文正公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泰陵稱忠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休不專政歸鄉寺人顧思之

太傅王文恪公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自幼穎悟不凡侍郎葉盛提學陳選咸以天下士奇之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廷對置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弘治初滿九載陞侍講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八年晉侍講學士兼

日講官。孝宗遊後苑，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講罷，召所幸李廣戒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宜好爲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首薦鏊，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遂爲吏部侍郎。王德初，內閣謝遷舉鏊自代，時中官劉瑾欲引冢宰焦芳，而衆議推鏊，遂與焦俱入閣。大司馬華容劉大夏以瑾舊怨，逮至京，坐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律。鏊言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以故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一清於瑾，謂其築邊太費，鏊言楊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喪，以滅迹，曰：喪不可成服，鏊言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鏊言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然見鏊開誠與言，初亦聞聽，及焦芳專事媵阿，鏊阻之，不能得，於是懇疏三上，遂得許。鏊歸吳，屏謝紛囂，常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於道，茫然無聞，爵厠公孤，官居臺閣，志懷輸忠，幾昧納約，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劂，不能媵阿，一有違言，超然不屑，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窺避，歸臥空山，晏然寤寐，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於世，自潔其躬，跡其所至，益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爲應變之崇，居閑十餘年，論薦交章，嘉靖初，遣行

人存問曰朕行且召卿公疏謝乞上講學親政講學篇
曰國家經筵之設盛矣然其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月不
過三日三日之期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
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親
密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
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高宗學於古訓遜志時敏成王訪
學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
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今乃闕略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
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安能得也且不獨高宗
成王爲然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
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
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可見
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唯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
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甫得天下開禮
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
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臨御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
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
太極圖西銘諸書於宮中翫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
臨數過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臣愚特望於便殿之

側復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唯所好。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時御經筵，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荅，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也。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臣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

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下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間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蹇義夏原吉輩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閼鮮或窺焉孝宗晚年屢召大臣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爲恨唯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

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和顏
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
罔伏野無遺賢不過是也大禮議起連逐輔臣士類咸願
起鑿未及起病卒年七十五巡撫吳廷舉上言鑿高文清
節守道見幾洞庭雲臥望重東山震澤波澄名高北海乞
與褒恤贈太傅謚文恪鑿之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
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
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
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
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凡天地間脂塞充滿皆氣也氣之
靈皆性也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
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
而授之心者月之魂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
者也其所論述後儒多未之及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
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
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塵談錄云王守溪文章明暢其論修史一條極切時弊曰
班固歿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
所至執筆以隨一言一動皆其親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
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移全不

與聞唯易世之後，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耳。又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公平，宰臣之意，果皆平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是非曲直，茫然無據，縱有所聞，亦無其實。縱然得實，又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見，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勲業，汨沒不傳，而奸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戒後世。監領者又往往私好惡，其間故曰不復有史。

太保劉文肅公

劉忠字司直，河南陳留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編修。在翰林，歷侍講，幾三紀。始拜侍講學士，弘治十八年，進翰

林學士，掌院事。正德二年，爲講官，每附經義視上闕夫及諷時政，又之傳。旨陞南京禮部侍郎，進本部尚書。本年改南京吏部，南京大率閒佚，官者自名，吏隱忠毅，然持風裁，越閩胥人，革役者，貨縣胥竄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忠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月緯，究意，交代凡革罷千人，雖仕者亦追論除名。庶寮滿秩爲署考，必當實御史某恃勢驕橫，忠署下考，郎中某瑾黨張綵私昵者也，署考曰：守已乖於士論，行事拂乎人情，自是諸司弗飭者咸惴惴焉。瑾誅，始被推入內閣，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是時政權在闕，永大臣改事瑾者，事永

忠臨政持重守法同事者忌而擠之在位不滿三月乞致仕同事者厄之乃托祭掃請假始得歸世廟入繼兩遣行人存問忠及洛陽劉健卒贈太保謚文肅

太常卿魏校云公留意人才嚴於考績臧否精當人不敢干風裁肅然爲南都之重

侍郎崔銑云銑初入翰林謁少傅于高坡私第公慨然曰古羈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絕不敢非義取財况居位祿食者乎許襄毅語銑曰子初任慎事大夫翰林唯司直一人耳其見重名流如此又云正德辛未給事中馬卿爲同考官未得曉禮部移文內簾副考靳貴學士家僮可勤洩試題於常州舉人某某受千金公爲主考駁號一人中式此填榜黜之曰用戒黷貨已出院卽上疏請究曰縱不實可使大臣毋受議於四方竟坐奴罪一舉子充吏靳公大愧

